

文 學 叢 刊

堪 察 加 小 景

沙 汀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837.63  
269-1  
2

景小加察堪  
汀 抄



# 目次

老烟的故事.....	一
藝術幹事.....	二七
巡官.....	五四
堪察加小景.....	七五
春朝.....	一〇〇
兩兄弟.....	一二九



## 老烟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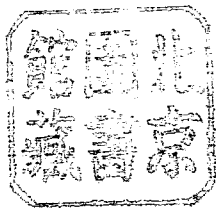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記L君的一段談話

不錯不錯，我們有許多事都是倒霉的神經過敏弄糟糕的。我完全贊同你的意見。

這樣的事我也見識過不少呢。

我要告訴你一件小事情，這是可以充分證明你這個結論的。主人翁是我一個朋友，年齡和你差不多，三十六七的光景。我們暫且叫他做老烟吧。

其實日常朋友間也是這樣稱呼他的。雖然是同鄉人，我們認識的地方却在上海。他從前的歷史說起來太長了，現在我只簡單告訴你一點：小地主的



(南)

兒子，大學生，在上海讀書的時候曾經勇敢地反叛着自己的傳統地位。

大約是一九三一年左右，他被抓進『別墅』裏去了。這次的經歷給他印象很深。

『那洋罪你受得了嗎？』他曾經告訴我道：『先同你好客氣呀，茶啣，紙烟啣——想軟化你！你不承認吧；好，硬的來了：冷不防給你一陣腳頭耳光，……』

據老煙說，這是爲了使你在拷審時昏頭昏腦，好讓他們隨意擺佈你強姦你的原故。

我不知道他們在他身上檢到便宜沒有，但出牢不久他却消沉起來，天天躺在法國公園的草地上晒太陽，或者捉弄小羅宋消遣。究竟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，聽說他還沒有做過丟人的事，總算相當難得。

一二八後他就回家鄉來了。他長住在省城里。他在一處中學校代點課，

一面兼做新聞記者。重新見面的時候我幾乎不認識他了。雖然依舊矮矮的，黑黑的一對大眼睛，但是神氣比在上海分手時還要消沉。

可是，雖然如此，八一三後在成都智識界開展的救亡運動，他却是參加着的。我有一次笑話他道：

『怎麼樣，你又忘記受洋罪了嗎？』

『現在怕甚麼哇？』他回答道：『……老子救國！……』

於是他又用他大而略帶恍惚的眼睛兩邊一瞥，看附近有沒有甚麼不可靠的傢伙，然後不時拿手掩住嘴角，低聲地告訴了我一通當地的情況。

我聽他講，一面忍不住好笑。但這笑，並不是因為他的分析有着錯誤的地方，他的話都是極中肯，極真實的。我不是笑這個，而是由於我不能不想到：你的胆子原來是生根在這些上面的呀！

毫無問題，他的對於本地的知識確是極豐富的。他不僅知道大體的情

况，而且熟悉細節。某個人的背景怎樣，他的一切言行的用意何在，他都清楚。仗着這些知識，我才得避免掉好多無益的誤會呵！這是我該感謝他的；因為我不在故鄉已經很久了。

比如有一次，我正在茶館裏向幾個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發表一點意見，他却再再打岔我道：

「怎麼樣，你今天這樣興奮？」

他向我遞眼色，又用腿子靠我。

「這些都是空話！」最後他說：「肚子要緊；回去吃飯了吧。」

當我們兩個人單獨相對的時候，他才低聲告訴我，聚談時參加者的某人如何如何，要我以後謹慎一點。

「那就是這樣，」我對他的繁瑣生氣起來：「我又無黨無派，全是根據良心說的。我有甚麼怕的呢？」



「事情沒有你講的那樣簡單，」他冷笑着，搖搖他的頭：「有你講的那樣簡單就沒事了啊。曉得麼，他們會瞎猜的。他們關心的是報消，會管你這一套？只要栽得上他就栽。」

接着他又用手半掩着嘴，眼睛警戒着，十分神祕地告訴了我一些瑣事。

「他們就是這樣胡幹！」他結束道：「看你想得到吧！」

我倒吸着冷氣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「所以我常常勸朋友，」他極當心地假咳了兩聲，繼續道，「大家爲了救國，有甚麼顧慮的？前綫的將士，連性命都捨得呢！不過中國的事，合適一點好些，不要太尖銳了。」

我一直甚麼也沒有說。

「老兄！你想我怎樣回答他好呢？我能說他所提出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見聞是捏造的麼？憑着我一時的感情指責他的微溫主義也不大對，這太不禮貌。」

自然我也可以給他打打氣：

『你所看見的只見黑暗的一面。』等等，等等……

但這也並無好處。講到大道理，他是比你更在行的。而且說起來，還是非常精明的角色呢。所可警議的是：這個人凡事都離不開自己，便是別人吐巴口痰，他也要想想是否與己有關。所以他那豐富的智力所經營來的結果，總像是被闊過的一樣。

他的做人的作風也像被闊過的，不冷，也不熱。連他的外表都引起我這感覺。雖是又矮又黑，却不能說不健康；他甚至可以冒充體育專家。然而他却那麼沉靜，秀氣，一切都按照着禮貌行動。

他熱中一切日常生活的細節，也有點女人氣。但我并不是說女人該回到家庭裏去的，不過，一個男子漢，就那樣整天在油鹽醬醋裏打漩子，看起來也不順眼。而他甚至連老婆孩子的鞋腳也操心呢。

不用講，這一面也是緊窄的生活所造成的惡果。所不同的，多數人都難免滲雜着憤怒和不舒氣，而他却總是那麼服服貼貼，好像是當然的事情一樣。他只有一次向我發過一點牢騷。

『你看像你這批人怎麼辦！』他苦笑着，手背敲着一張極詳細的賬單：『變狗呢，又不願意，……』

至於他的老婆——這樣講下去也許太沉悶吧？好在幾句話也就夠了。她是初中畢業的，身體異常結實，正如他的愛她一樣，她也熱愛着自己的丈夫。佩服他有學問，甚麼事情都得仰仗他的指示。

但老實說，她是有點蠢的。一次她竟公然對我表示：

『你不要看我們陳先生吧，』她周身都閃爍着誇耀的說：『人滿細心呢。才結婚的時候連該怎樣走路他都教我……』

這是實在的。有兩次我邀他兩夫婦逛公園，看看已經就動身了，老烟總

會臨時拖延起來。替他的太太提着領子，綳伸下擺，不讓有一點不必要的礙眼的皺紋。於是這才從容不迫地按着禮貌出發。

他們已經有着兩個孩子。一男一女，小的三歲，大的女兒七歲，叫巧巧，父親對他們非常當心，教管的很好，已經像大人一樣的懂事了。比我都還懂事，……

但是就此帶住，回到本題上來吧，我們且來談一談他是怎樣因為神經過敏弄糟了自己。

今年春天，他居留的地區出了一點岔子，你是清楚的吧？這真是一件不吉利的事呢！……

出事的時候他正在那裏，他很快地就把自己隱蔽起來了。他是熟悉這一手，而且時時刻刻準備着這一手的。至少去年以來他是如此。因為當我約他同我一道來這裏工作的時候，他就透露過這種意思。

「還是老地方好，」他說，搖搖頭，「社會關係多些，有甚麼亂子的時候溜也好溜一點。……」

但其實，在我們分手的半年以前，他便已經成了『休談國事』派了。據他的說法，這是因爲當地的與夫一般的情況有了變動的原故。然而對於熟人，他還是很大胆的；但在瞎吹一通之後，他總照例唉聲嘆氣，覺得前途渺茫得很。

「你看我們這批人怎麼辦？」他說，從鼻裏苦笑了一聲；「又不是看不清楚問題，但你就動都不能動！」

「那是你太顧慮呀，」我反駁着，「我們又無黨無派……」

「事情沒有你講的那樣簡單，」他搖搖頭說。「人不同了，我老實告訴你吧；不要太尖銳了，合適點好些。你我都是榜上有名的；說不定還有人釘呢。他就要你動都不能動呀！」

既然有着這樣一付精神狀態，而當時的情形確也有點嚴重，所以一出岔子，就像受到襲擊的蝸牛一樣，他立刻隱蔽起來。

但他還是不能放心。因為那陰影還在擴大着和加深着，簡直成了形了。加之，他又是『社會關係多些』的人，雖然伏處着，但是他的耳朵，就像果戈里的七品文官的鼻子一樣，仍舊在全城逛着；張開在所有的熟人面前：這個人怎樣了，那個人怎樣了，他都清楚。

這樣一直繼續到五月間，他認為不能再在原地方住下去了。他顯然是被一些自造的和外在的恐怖包圍得很苦。他希望到這裏來。這是他春天來給我的惟一的信；雖然我早給過他三封，但都被他吃了。

他的不答復，據來信說，是怕暴露目標。他的信上連住址也沒有，這自然也是爲了怕暴露目標。

他要我爲他找職業。但却不必把進行的結果直接告訴他，只需要簡簡單單

單通知某某報的某某先生一聲，他就立刻理會。這更不用說是怕暴露目標。他使我唉嘆了好久，但也終於爲他找起工作來了。

我一直忙了兩天，然而毫無結果。我們總愛說，目前一個普通自由職業者抵不住一個擺紙煙攤子的，但你去試試吧，希望取得一種起碼的生存權利，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。自然，我們是在抗戰呀！……

我兩天都沒有攪出一點成績來，我失望了。我彷彿可以看見他那付等待回信的焦灼神氣。我被一種對不住朋友的感情所襲擊，不知道應該怎樣進行才好。

然而，一天夜里，當我正在屋子裏出神，考慮着一種可靠的門徑的時候，他却忽然輕輕腳輕手走進來了。

像做啞劇似的，我們情緒緊張，我們互相握手。

『就是你一個人住嗎？』他問我，聲音很低。

我透了口氣，然後告訴他我這裏是沒有甚麼的。而且當地的情形似乎也用不着如何擔心。

「當然，」他承認着，「這裏總該好些。不過，……」

「唉，你怎麼不坐呀？」我打斷他。「坐下來談談好吧！」

「好好好，……不過像有人跟我呢！」

「你瞎說！」

「不，不！很可疑。你不清楚，同我一道上車的呢。他一路就老跟我談這樣，談那樣；歇店他也跟我一道。……」

「現在還在跟着你嗎？」

「不，我在秦家橋就下車了，我撒謊說會人？」他帶點狡猾的笑了。

他這一笑，不但使我感覺前一秒鐘我們的緊張情形可羞，便是他也如此。至少，他是平靜下來了。



他已經到了兩天。工作，也已經有眉目了。他的託我設法，無非是爲防萬一的一種準備。他這個人就是甚麼事都細心的。他對自己的職業相當滿意。那官氣十足的報館經理是有某種背景的，而這正是十分難得的掩護。

「錢自然太少，」他嘆了口氣；「不過我現在是躲雨樣，過了這股勁再說。好在老婆孩子都送回去了。」

「不過我要問你，」我插入道，「爲甚麼會搞你呢？」

「是呀！我們這批人也算頂規矩了！……」

「恐怕你太神經質了吧？」

「不！事情沒有你講的那樣簡單。他們就不管你那一套呀。有你講的那樣簡單又好了啊。」

他說，意味深長地幌着腦袋：而我也只好儘他在「複雜」方面想了。和所有的善疑的人一樣，他的自信是極強的。這大約是因爲對付每件事都消耗

過太多的腦汗的原故吧。

「禮拜後他又來看我，是下午，我正在和一位饒舌家高談闊論，從目前種種堅苦情形一直到世界大戰。在生人面前他是照例不講話的。他默坐着，似乎在等待我們的完結。最後天已煞黑，大約再也熬不住了，於是他申言要同我單獨談話。」

他的穩重和禮貌當中滲雜一些神祕氣味。我猜想，他一定又碰到甚麼「複雜」問題了。爲了尊重他那謹慎精細的品格，我特別邀請他到天井裏去。

我首先問他的生活怎樣。他笑了笑答道：

「還好；那還沒有碰着那個傢伙。」

「你說的那個？」

「唉！就是同我同車的那個人呀。但是聽說這里空氣也不行呢。好在地方大了，我想一時總搞不到這批人身上來吧。還有大腦殼在前頭。」

他感覺慶幸似的笑了一聲；隨着嘆息了。

『真的，這個時代就是活出來也要脫層皮呢。』

他搖了搖頭，於是室內瞅了幾眼；像是偵查那個在里面來回渡着的朋友  
是否在偷聽似的。他放心了。

『我是特別來找你的，』他說，『你給省里寫過信嗎？』

『前天才給老崔一封信。』

『提起我的事沒有呢？』

『我向他說做甚麼？』

『那就好！我就是特別跑來叮囑你這點的。無論向甚麼人你都不要提。  
若是問起，就說不清楚好了。』他的變本加厲的繁瑣使我生起氣來。

『不要太神經質吧！』我沉着臉說；『這是甚麼地方呀？』

『當然，這里究竟不同了。多少他總要顧一點觀感。實在不對，我還可

以給他公開出來。不過，……」

這一次他給我的印象很壞。在他那矮而黑壯的軀體裏面，簡直給一個完完全全的，怯懦繁瑣的靈魂佔據住了。一個人爲甚麼只能面對着黑暗發抖呢？

我給他的印象恐怕也不大佳，從此我們長久沒有見面。但也許這又是我的神經過敏吧，因爲事實上，大家工作都忙，誰也不願無緣無故，爬山越嶺地去看一個朋友。而接着，敵人的狂炸又跟過來了。

從五月底到六月，我們不僅沒有見過面，就連信也少寫。我說少寫，因爲實際上，他是來過一次信的，怨着防空洞的擁擠和那種種可怕的氣味；但却沒有透露絲毫對於轟炸的恐怖，這真是一件奇怪事情！

我們的重新見面是在七月間。六月底他來信說，他已進醫院了，要我無論如何去看他一次。

選了一個保險日子，一個陰雨天，我渡過江，到了那個建造在荒山溝里的頗大的醫院。病房裏有三張床。同房的人都不在，大約乘着好天氣進城去了。只有他一人，張了眼睛躺在床上發呆。

他的眼睛比平常更大了，臉面也彷彿白淨了一點。他病的是失眠症和胃病。然而他似乎並不在意這些智識分子的恩物，他以爲會自然好起來的。

他所苦的是一個和他同房的病人的一些可疑的形跡。

「你讓我說完來，」他阻止着我，當我剛要勸他不必自苦的時候；「不然你又會說我神經質的。」

「那不會！」我插入道：「但是，我要勸你冷靜一點。」

他十分敗興的嘆了口氣，沉默下來。

「當然，」像現在才知道他是病人似的，於是我轉圜說，「當然，你所說的一些情形是應該注意的。比如，既要照你的像，他該正大光明的照

……」

『對了啊！』他興奮地叫了，『對了啊！』

『并且』我又道，『他爲甚麼可以自由進出呢？還藏手槍？不過，你不要管他的！少同他談些甚麼問題。……』

『那我倒不會上他的當！』

『這樣就對；趕快養息好出去就沒事了。』

『不！情形太壞我就要搬走的。』

恰在這時，那扇特別由我掩好的房門開了。

從老烟的神色，以及他那變大眼睛的示意看，這闖入者顯然就是我們談話中的主簿。雖是穿著普通，但很漂亮整齊，帶着目空一切的神氣。他隨便拿眼角掃了我們一眼，就各自照料起自己來。

我們依舊蹲在拘謹沉默裏面，一時不知如何把話題接起的好。而忽然老

烟這樣說了；

「其實現在還是我們這批人好哇。」

他佯笑着，還故意提高聲音。

「你下細想吧，」他愉快地繼續道，「那個比得上我們？又不負甚麼責任；又不主張甚麼，爭執甚麼，完全在空際裏過日子！……」

他無疑是在放着烟幕，然而，我却替他的神經更担心了。他原早是不會聰明到這種程度的呀！

我的心情陰暗了一兩天。第三天早上，日來的淋雨早停歇了，整個山城籠在霧罩當中。不管空襲也罷，轟炸也罷，我只希望能夠放晴。老兄！你體驗過嗎，人有時渴望陽光，是無所顧忌的呢。

我坐在屋子裏納悶着，凝視着豆漿瓶子出神。忽然，一個禮帽上洒着泥漿的人走進來了。這是老烟！一雙脚不用說，他的衣服褲子也是泥土。連臉

上都有。

他是黎明時候從醫院逃出來的。原因是這樣：他碰上那個逼他下車的人了。這傢伙來拜會那藏手槍的，立刻認出他來。於是他，強認老烟是熟識好朋友，對他異常親密，提出種種問題來談。

這還不算，連那個平日只會用偵查眼光看他，暗裏藏着手槍的脚色，也忽然變來愛講話了。

他充滿感情地說着；最後，他喘喘氣，加上道：

『我夜裏就想走的，那個看門的不肯。』

『你爲甚麼要把事情攪得這樣嚴重呢？』

我想這麼問他，但我嚙住了。我淡淡地說道：

『好囉，你靜靜在這裏養兩天再談吧。』

『不！我就要走了。我是特別來告訴你的。我還要去找找經理，我請他



答應在報上公佈出來。我就怕他們蒙住搞無聲無臭就把你幹了。……」

那個從我門口經過的提水的女人使他停歇下來；但却依舊陷在那種可怕的虛假的興奮當中。

這種感情是和瘋狂相鄰近的。我嘆了口氣，說道：

「你說的自然也是一個辦法呵，不過，……」

「我知道你又要講甚麼了！」他生氣地切斷我，這在他是很少有的：「難道我真是發神經病嗎？我們不要談了吧！事情要落在自己頭上才清楚的！」

「這完全是你的誤會！」我連連解釋，「你太興奮了。」

「也許是我太興奮，」他嘆着，稍稍平靜了；「但是我就怕別人說我神經過敏。難道我沒有長眼睛麼？你自己試試就相信了。」

于是他又向我提出幾點細微，但却十分重要的情節來證明他判斷的正

確，絕不是發神經。而且他是多麼講得人情入理呵，簡直連我也相信他了。他們的確有點像在監視着他，一有機會就會請君入甕。

但雖然如此，我却不全同意他的辦法。

「是相當可疑，」我承認着，「不過公開的事你還得多考慮一下，不要弄巧反拙，生出節枝問題來。……」

「只有這樣！我已經考慮過了。」

「難道沒有另外的辦法嗎？比如，你走一走？」

「現在怎麼能走呢？」他不以為然的苦笑了；「你現在走就正好；隨便路上那個小地方他都可以下手。這里，他多少總有點顧慮呀。我已想過好多回了呵！」

我的沉默似乎越發加強了他的判斷，他滿有自信地站起來了；一面用眼睛搜尋着甚麼東西。

「甚麼？」我怪異着；「你找甚麼？」

「我沒有帶手杖來嗎？」

「你是沒有帶來呀！」

他陷在沈思裏。想想，他嘆着氣沉吟道：

「也許先不公開好些。……」

他慢慢把視線轉向我。

「就這樣吧，」他同我握手，「請你暫守秘密吧！」

鬆了口氣，他靜悄悄地走了。

我沒有說甚麼？也沒有送他。我站在屋子中間，穿着睡衣，陷在一種無端的迷惘裏面。從現在看起來，老兄！當時我的神經似乎也有毛病了呢。

我以為他此後一定還要來的。然而，時間迅速地在轟炸中過去了，一直沒有消息，我也逐漸忘掉他了。在這苦難的時代，生與死的意義固然都極重

大，但對於一個生活在空隙當中的人，却又是多麼的渺不足道呵！

自然，老兄！沒有一個明明白白的結果，我知道你是不服氣的；只看你的神氣便清楚了。但是老烟的結果却很簡單；離開我那裏，他當天曾經去見過他的經理；請求保護，但却得到一頓申斥。隨後他就「逃」到北岸寶勝寺附近一個親戚家裏去住；而且終於平安無事的死了。

這段不幸的尾聲，是我一次在鄉下跑警報聽來的。你知道，在郊外躲空襲非常愜意；又不擁擠，又可以自由吹牛。那發言人是個胖老紳士，一個健談家。因為彼此偶然談到一些隱密的軼事，他例舉出老烟來。

但他顯然并不深知事件的底細，有着很多附會地方。和他辯解是無用的，所以我只追問他道：

「老先生同這個人認識嗎？」

「怎麼不認識！我們三小兒就是他那位親戚的房客呢。落氣那天我正在

那裏。別的不講，那位堂客以後的日子怎樣過呵。年青青的，拖起一羣娃兒。」

「他的太太也趕來了嗎？」

「趕到那天就落氣了！聽說兩口兒感情滿好呢。那堂客哭着對我們媳婦說，連走路都教她，……」

「但是，請問究竟他是甚麼病死的呢？」

「我也說不清！醫生講是熱症。據三小兒推測，恐怕就叫經理那一頓罵氣慘了。但我看也不像，……」

「醫生說是熱症，但我看也不像！……」

後來我又多方打聽，終於弄不清老烟致死的真正原因。但當我一人獨處，偶爾想念到他的時候，我總每每於朦朧中看見絞架，陷阱，以及種種或軟或硬的迫害，而好多人萎縮了，死亡了！但我又想，這是應該的麼？現在

是甚麼時候？……

不過，就這樣帶住吧！而且請你原諒，我要收我先前的同意了，因為無論你怎麼樣講，倒霉的神經又有多少錯呢？

## 藝術幹事

每天吃過早飯，各人是都有各人的事。丈夫拏了飯鉢子去兵團部劃到，妻子則到駝公爺的裁縫舖去，坐在案子邊縫半天衣服，完成一件長衫或者一條褲子的最後工程。這照規矩是可以領回家做的，但那駝背不放心，彷彿倒是一個隨便怎麼樣的貧民，他還可以信得過些，於是她便只好多跑路了。但其實在那里坐着帶便看看街景，却也並不算是一樁壞事。

只有禮拜天他可以不去工作。有時那裁縫雖也提出異議來，甚至說些廢話，比如，『你還鬧啥子洋派嘍！』或者『大小姐，買主立着脚等衣服穿呀！』但她一概置之不理。她是見過大市面的。她幼小時候是個孤女，受人拐誘的丫頭，隨後便又在一處小城市裏做着某種買賣，但終於爲正經人所驅

逐，變成官太太了。她不管駝背的，時候一到，她總照例尾巴一樣跟着丈夫玩個痛快。

然而，便在不平常，藝術幹事也一樣很清閒的。那些大街上的牆壁，照壁，以及一切打眼的可以自由揮洒的處所，在初到的兩個禮拜以內，他便已經把牠們對付得很周到了，因為一幅畫的大胆的設計，他還曾經轟動過整個的市面。直到他被逼着提了墨汁桶子，替那個正被敵人姦污的同胞穿上條襯褲爲止。他們本來還要他補上一件汗衫或上衣的，但他拒絕了，以爲那太損傷一個藝術家的尊嚴了。

因爲這一件事，他很看不起當地的居民，覺得他們的文化是太低了。對同事也一樣，尤其是那個從不讓他在紙頭上顯顯身手的上司。但老實講，他的繪畫修養是很差的，某幅畫他甚至借了法幣上 Fiveyuan 幾個字來做花邊。他畢業於初級中學，抗戰以後才從祖父的嚴格管束下逃了出來，他想到



前線去，結果因爲錢用光了，便進了某處的訓練學校，而且，仗着一位官長的眼力，他是頂着藝術幹事的頭銜在工作了。

他頗不滿意他的工作環境。他常是幻想到前線，有時又希望能夠弄一筆錢來，就便做幾手生意，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，他禮拜天的時間，大多是在這兩種希望下打發掉的。至於那究竟是一封辭職的簽呈呢，或是一封索款的家書，這却要靠當時的心情決定。他做這些事情的地點常是衙門口小茶館裏。因爲他的住處是太黑暗，太狹小了，而且那種大雜院的喧嚷也不肯讓他靜靜的推敲詞句：如像『心房』呀，『澎湃的熱情』呀，等等。

這一天早晨也沒有例外。吃過早飯，等妻子整刷了食具，他們挾着洗好了的飯鉢，到兵團部去了，以便早一點轉到衙門口去開始工作，在先前妻子是會同他一道走的，但自明白了她也便是同事們對丈夫冷淡的原因之一，以後，她把方針改變過了。她可以去茶館裏等他。她化裝了一下，對着一個完

全土貨的小圓鏡子塗了一些粉和胭脂，便也接着走了出去，離開了她那發着霉氣的潮濕的洞窟。

她是很喜歡打扮的。彷彿故意要破壞這山城里的風俗一樣。她的行動也極英勇。平常她每天至少總要收拾一番，挽了那和她一樣短小，但却肥壯的丈夫的胳膊，逛街，轉田壩。有一次甚至挾了軍用毡子在黃昏時候去公園內的山坡上臥游。這臥游以後，市民們對她的印象全改觀了。以前他們不過鄙視地說：『這個土摩登！』或者『這也叫太太呢！』現在他們簡直拿她當土娼看了。『又出來找野吃了，』他們說。

但這却只限於城裏的某些區域，至少衙門口一帶地方是兩樣的，那些壯丁隊的頭目，法警，以及種種不幸的大批候審的案件中人，對她卻很客氣，最大限度是帶點嘲弄意味罷了。此中兩三個還對她抱着非常的好感。當她獨自一人的時候，他們便要同她開上一兩句大胆然而友誼的玩笑。現在，她佔

據着一張當街的光綫充足的桌子，已經泡好茶了。但喝茶的人還少，她不免感覺無聊起來。

她伸伸懶腰，從懷裏摸出鏡子來，整理了一下頭髮上的綾結，又嘻開嘴看了一會牙齒，但還是毫無意味。最後她站了起來，走向街邊的小攤上去。那裏陳列着瓜子，花生，雙刀牌的紙烟等等。老板是個面白無鬚的中年人，因為沉默而且老實，幹事太太有時喜歡開他一點玩笑，或者冷不防從背後拖他的尚未剪去的辮子，向頭髮上插個草標：諸如此類。

她走到那老實人的攤子邊去，說了一聲「脆不脆哇，」隨手就抓了幾顆花生來剝，彷彿那是她本人買下來的一樣。接着她又去拿紙烟，表示她要看發霉沒有；但那獨身者把她阻攔住了。

那老實人不懷好意的笑着，捉住了她的手腕。

「怎麼一來就東摸西摸的啊？」他瞅着她說。

「嗨！這才怪，你是擺起看要的吗？」

聽見認真的反問，小販趕緊把手縮回去了。而女的也就隨手拏來一盒折開的紙煙，抽出一支來湊在嘴上，說了聲「火，」那老實人於是替她劃燃了一根火柴。

「記住哇！等一下就給你錢！……」

小販正想表示反對，但她已經跳回座位上了。

她平躺在靠椅上，蹺了二郎腿，神情舒暢的抽將起來。她徐徐的吐着煙圈，現出一種無邪的惡作劇的神情，彷彿捉弄了那老實人乃是她一樁最大的愉快一樣。直到幹事來了的時候她還保持着這樣的神情。

和她相反，雖然年紀才大她三歲，二十一，他的外表却很靜穆。也不說甚麼，一到，他就向堂倌要了筆硯來，攤開從兵團部陪地拏來的信箋，準備寫信。他握了筆，手掌撐着腦袋，在思索應當如何措詞。

這種時候她是不能打擾他的。她也小心的沉默着，伏在茶桌邊上，帶了滿足的神氣凝神看着他，就像守在金魚缸邊的貓兒一樣。但是過了一陣，她終於忍不住不活動了。

她把小腦袋一偏，優婉而低聲的問道：

「是給家裏寫麼？」

幹事懶懶的打了個呵欠。

「還不知道說不說得通呵！……」

「管他的，你寫得要委婉一點嘛！」

她鼓勵着他，一面十分親切的把那贖下的半截紙煙湊在他的嘴上。他吸了兩口，又取來湊在她的上面，於是勾下頭去，搖着筆動手了「親愛的祖父……」

妻子是不識字的。在開始同居的時候，幹事曾經立意要教會她讀書，她

自己也決心要成就一個完全的新人，但不上一月，這教的和學的，便都忽然全無與會攔下來了。就是連這件事的記憶也模糊了。

但這個沒關係，單是看着他，她便已經感到一陣滿足。加之，又是索款的信，她的滿足也就更加大了。因為她覺得，他們的生活確實也該改善一下，一筆準尉的薪水無論如何喂不飽兩個人的肚子。雖然長官優待，他可以拏菜飯回來吃，因而可以勻出一份。但這是惹人厭的，便是火夫也在說起閒話來了。

然而，即使就這樣過下去，她也不會有甚麼不滿意的，比起她所遭遇過來的不幸，虐待和糟踏，這已經是好得多了。因為她所交接的無非是些流氓，店員之類的脚色，他們是不作與講人情的。幹事的想法也一樣，祖父是冷酷的，同事們爲了他的整氣和不識世故，對他異常隔膜，而在半年以來，他却確實得了一個對他那樣關切的伙伴。

他是臃腫而沉默的，圓頭，草綠色的襯衫，黑色的短褲，身體很壯，彷彿一個短跑健將一樣。然而他却自以為多愁善感的。這是因為他愛好文學藝術的緣故。他讀過的書多是二十年前的，但憑了那些看來陳腐的東西，他所藉牠們裝飾出來的熱情幻想，却已就夠使驚異了。雖然便連他的說話她也不大懂。

現在，他已經滿滿寫了一張紙了，他在默讀着。雖然有着添補，或者如俗話所說，蹲了幾個叫化子，但看他那矜持的神氣，他是很滿意的。他望了她悠悠的說道：

『要是這封信再不生效，我也懶得寫了！看這老傢伙會把田地背進棺材裏去？氣人的是，你硬看到別人家振肥呢！』

『是呀，他們近來，囤大麥的，都囤對了！』  
算作同意，幹事苦笑一聲嘆了口氣。接着他又寫將起來。

妻子也沒有再聲張。但她忽然走近他去，用手插進藝術家的腰包：空空如也！又把一只小皮夾取出來檢查一番，也一樣。於是她笑着，曠着氣跳起來了。

「狗入的！找駝公爺去！」

「看跑空路！」

幹事警告她：但她已經旋風一樣，溜到街上去了。

駝公爺是城裏的裁縫，他的剪裁和他的烟癮一樣有名。因為害怕槍斃，他去年戒掉了的，但現在又開戒了。而且還隨常嘮叨着說：「嘔，早曉得是這樣麼！」彷彿是自己上了一回大當，很為不平的樣子。他原早就有當掉人家衣服的事，現在烟價大漲，便連工匠們的薪工也拖欠了。但他是懂趣的，幹事太太才一開口，他就抱怨起顧主來，說他們彷彿以為線結搭便足夠養活人，所以老是喜歡拖欠工資。



然而，雖是這末說，他還摸了兩塊錢來表示他對於同伴的體貼。但是那個已經被他的談吐移轉了視綫的女工，忽然身子朝前一聳，大笑着叫罵了。

『甚麼呀？你是打發告化兒嗎？』

『那裏呵！我知道你是太太！要不是國難期間的話，……』

『你再說得好些我都不聽！』

太太大嚷着，真像兩塊錢無論如何不能了事一樣。然而經過那張油嘴的繼續解釋，並且表示，過兩天就是當掉衣服也要結清的時候，她軟化了。

『那麼記着呵，』她說，『謹防我把你的駝子醫伸！』

當她回到茶館裏的時候，信已經寫好了。幹事正在用方體美術字寫信封。最後，他偏着腦袋，哧響着嘴的看了好一會；太太則伏在他的肩上共同鑒賞，末了，他們才又一同到郵政局去。

他們經過大街上的時候，照例有人擠眉弄眼，而且從鼻孔裏輕輕哼道：

「這也叫太太呢！」但這是見慣了的，何況他們還疑心那是一種羨慕的表示呢。他們是那樣的親近，挽挽手不說，她還全身的依傍着他。他在向她敘述信的內容以及措詞。

一個鬚鬚濃黑的瘦長老人，說得實在一點，一個專門以講野話博得聲名的怪物，他動着左眼臉，十分嚴重而憂愁的長聲太息了。

「這些年輕人真不知道天有好高，地有好厚呵！」

剛要走上榮盛飯館的時候，藝術幹事忽然看見他的上司，以及別的幾個同事正在對了他們走來。但都裝沒有看見，彷彿看他們是空氣一樣，折進館子里去了。幹事知道他們是大吃特吃的，他們常常這樣。

他不平而惡意的笑了起來。

「還口口聲聲離不開國家民族呢！……」

「那不是，」她並未聽懂他的話，但她附和着：「前天又運了好幾石走

了！一家一口袋。不出力錢，又容易通過檢查。」

向郵箱裏投了信，他們就便道走出北門，順着城牆腳走，向東門外兵團部去拏飯食。她在營門上等他，想着今天既然那樣多的人去進館子，菜一定是會多一點的。然而，當一檢查飯鉢子裏的菜碗，她失望了。

「人多是這點，人少也是這點！」她不平的說。

「你不是拿到錢了麼？」丈夫問：

於是他們開始議論着各樣的好菜，而在要進城門的時候，那個站崗的保衛團丁，忽然爲一種想法所打動，他把腦袋一下伸近他們的飯鉢子去。

「我看你們吃得怎樣哩，同志！……」

但他立刻頭縮回，嘆息了：

「唉……」

然而，半點鐘後，設若這位軍爺能夠偷着下崗去觀光一下藝術幹事的食

桌，他是會驚羨不置的：他們是吃的一點不假的桂花飯呢！因為菜油有現成的，回鍋肉太化錢，他們在到家後的二度會商中又才臨時變了計劃。雖然惹來一番煩惱，但他們現在是在高高興興的吃了。

麻煩是爲了借鍋灶來的。他們自己沒有，照例總向鄰居們借。但一兩回好說話，次數一多就討厭了。然而幹事太太全不理會這些，她一樣的去借，因此常常弄來一些小不痛快。直到他們快吃完了，那位鄰居的太婆還在嘖嘖叨叨的說着碎話。

「甚麼，」她咕咕着，「你怕是往幾年麼？來不到了！……」

幹事太太忽然忍不住了，她把飯碗一擱，隔了板壁嚷道：

「呵喲！這才了不得，燒了你幾根柴呀！」

「沒有什麼了得了不得，」對方也把聲調提高起來：「不過我倒才第一

次看見你這樣漂亮的官太太呢，——看羞死人！」

接着院子裏起了一陣快意的哄笑。

太太真的生起氣來，正打算還嘴，但給丈夫阻攔住了，以爲那些人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，值不得鬥口，於是她就僅僅咕噥了一句：「這個老娼婦」，就動手收檢起來。

碗盞收檢後是睡午覺。這是他們的新生活之一部份。搬來的時候曾經借了一張床，但後來那出借者大不滿意他們的行動，別的不滿意他們的又從中慫恿，說像他這樣的太太一定不是正經貨，而那丈夫也不是甚麼大官，就逼着收回去了。

他現在鋪的是地鋪。雖然並無地板，又不平而潮濕，但在席子下面的是厚厚的稻草，而在他們血管裏沸騰着的又是那種少男少女的儂勁，所以他們一樣睡得很好，而且一覺午睡總隨興之所至，一來好幾個鐘頭。因而也就招來鄰居們的猜疑和不满，甚至，有時那個挑水的王老頭子，還要吐着唾沫，

故意大聲的叫着：「難怪年成這樣壞呵！……」

當他們醒來的時候，太陽已偏西了。於是他們立刻收拾好到城外去。他們常去玩耍的地方是西門外大河邊上，那裏有着望不見底的澄碧的深潭，也有沙水整潔的淺灘。大山在河的一面筆立着。而在山水之間，則是一片白晃晃的河壩。這是那些喜歡好空氣和清靜的人們的游樂地帶。再過一月，到了真正的夏天，便又成了游泳者的世界了。

現在，靠城一面的河邊只有兩三個洗衣服的老媽子在着。衣服是已經洗完了，但似乎還捨不得走，他們在閒談着，也許是在講着主人們的壞處，她們一面把脚泡在水裏，而這個出色的消遣把官太太打動了。她是傍着丈夫坐在一處下臨深潭的岩石上的，在向幹事玩笑的爭就了幾句之後，便像一隻野貓一樣攀着岩壁跳了下來。

她頭顱似的踏過河壩。於是脫掉鞋和襪子，隨後她又回轉身回來，向着

丈夫笑嚷着走去。她原想走近一點，然後用水潑他，逼他也下來的，但她又虛了脚，幾乎落進坑坑裏去了。

她故意大聲的驚叫起來，要求着他的援助。但他拍着手笑道：

『率性采下去洗個澡呀！』

接着他又拋了一片石塊到她身邊去，於是一個在岩上，一個在河里，互相打起水仗來了。

末了，她濕着一半身衣服奔跑向岩石上去，就在那裏向他扭扯起來。他是決了心『招架』的。而她起初是用拳頭打他的背膊，隨後便呵痒。終於把他推倒在岩石上面，當她騎在他的身上細細考問的時候，那些老媽子不免驚怪起來，提了籃子，咕咕着走散了。

他們的粗野但却壯健的娛樂，直到丈夫認真告起饒來為止。於是太太站了起來，動手晒晒她的衣服，這是她一件唯一的既沒有補丁，也沒有褪色的

海蒼藍布衣服，她把牠仔細的鋪張開來，而且第一次感覺受了損失；但也很快的就過去了。

她現在只穿着一件白襯衫了。因此本來油黑的臉蛋，看起來也就更黑。但她的眼色是無所忌憚的，這個於她也並不很重要了。她在對了鏡子慢慢整理她的頭髮。

藝術幹事正在靜靜的休息，他的心還有點跳。但他忽然問道：

「你從那裏聽來的，他們真的又運米來的嗎？」

「那不是！別人倒振肥了！」

「振肥他的！可是我倒想起一幅漫畫的構圖來了。一個大胖子軍官，一支手提斗，一支手擎根鞭子，前面一隊士兵，一人肩頭上駝一口袋糧食。

……」

「對對對！」她放下鏡子頭髮，驚喜的叫了，「那軍官就把橢圓畫上



去！」

「你這一下倒把我提醒了呢！……題目就叫軍糧，下面打個問話符號……這真對極了！……」

他簡直唾着嘴，十分高興的跳起來了。

「要是在前線那不曉得有好多好題材呵！」

他忘情的望着空間，彷彿又在他面前展開了一個奇異的幻想世界。

發狂似的，他又忽然從身後兩手摟住妻子的下巴，偏下頭去，用了閃着

夢想之火的眼光緊瞅着她，最後是很嚮很嚮的親了個嘴。

「我們還是想法子到前綫去好吧！」

他熱情的懇求的說，在她身旁坐了下去。

「只要你到那裏，我就到那裏！……」

她的聲調有點顫動，而幹事則感到眼睛已潤濕了。

兩個青年人在心情的激盪中沉默了好一會，而在沉默當中，能做的就只有接吻；那聲音之大，連他們自己聽來也發笑了。但他們終於平靜下來，幹事開始向她描寫着他所知道的前綫上那些如火如荼的光景，以及他能夠找到的上前綫的門徑。

在他看起來事情是不會有困難的。但她却有她的顧慮。她發愁的打插他說：

「你倒好，我怕我找不到工作做呀！」

「你可以參加演劇隊的。不深沉，只要出得衆就行了。」

於是他又對她的才能品評稱讚了一番，說是像她這樣活潑大方的女性，去演戲一定是成功的，因為她還有着豐富的生活經驗以及別的種類。最後他又嚴重的聲明他的決心是不動搖的，後方已經使他感到極大的不耐煩了。

「再住下去會忘掉抗戰，抗戰也會把我們忘掉的！……」

黃昏來臨了。一切都籠罩在莽蒼蒼的暮靄當中，但却透明而沉靜。在落日的返照中，河壩顯得白璞璞的，淺灘看來更加晶瑩。播穀鳥尖銳的啼着，忽而又消失了。

所有的物象都似乎是多情而柔和的，便是那些木然不動的巖石也像有了感覺一樣。河流的歌唱使人陷入忘我的境地。幹事夫婦是簡直被身外的和我的幻景所溶化了。他們偎倚着，互相傾倒着他們對於生命的希冀，乃至忘掉了時間。

當他們警覺時間已晏，準備進城的時候！天已經黑定了。但要不是晚間蕭寒，他們說不定會留下來過夜的。因為當着穿過那些無人小徑的時候，他們還是毫不着急，依舊傾箱倒篋的談着種種聰明人聽來將會發笑的傻話。直到進城，他們的脚下才踏實起來，於是在那些使人眼花的燈光下面，他們記起午間的贖飯來了。

進城不久他們就折進一條小巷子去。他們就在巷子另一頭住家。這巷子是悠長而曲折的，住着的全是一些小戶人家，街面既窄，又沒有街燈。距離月亮上升的時間又早。他們好容易算是摸到家了。他們找出飯鉢子來，但是沒有一家的鍋灶還是熱的。有些規矩人家，已經關上門在睡覺了。

她又摸到別家院子里去，都一樣。有的人家，甚至不等她開口，便黑起臉來向她打賭，表示他們是連火種都沒有了。更甚的還要從她背後冷笑兩聲，說是安家不安鍋灶，這是她一輩子都沒有聽說過的稀奇事呢？

跑了一陣，她挫折了。但她忽然想到一個新鮮意見：

「嗨，我們不曉得拿到館子里去熱啊！麵攤子上冒熱一下也行！」

「端起飯鉢子在大街上借鍋，那才好看呢！」

「有什麼不好看哩？又不是平時，你跟着我走好了！」

於是由太太端起鉢子，他們一齊到了街上。首先碰見的是一家麵攤老板

是一個絡腮鬚老頭子，性情直蕪，隨常愛同顧客爭執。但他的麵又細又薄，又不顧惜辣椒香料，要不然他已經收攤子了。他們走去的時候，正碰着在「打擁堂。」

那些消夜的都手裏拿了筷子，環繞着那麵攤，希望早點塞些東西回去睡覺。而絡腮鬚子正在緊張嚴肅的趕工。所以她一說完，那老頭子便老虎般的嚷道：

「我們就靠到這個養活一家呀！」

「嗨！你這個話才說得怪呢！」

太太驚奇着，老頭子却從此一聲不響，一隻手挾了三個碗打他的「調合。」

「怎麼的呵！」太太追問着，「冒不冒你要開聲腔呀！」

「他怕冒了飯把水給弄渾了。」

一個顧客從旁解說着，但夫婦兩個已經發起火來，詈罵着走開了。他們走到一家冷清清的小館子去。那掌鍋的既不承認，也不拒絕，但却顯得很是懶散。

「炒桂花飯麼？」但也終於這樣問了。

「那個夜裏吃那麼大油做什麼哩！」

「那麼湯飯？」

「就做湯飯吧！」

藝術幹事怕又鬧僵，趕緊着回答了！

「好多錢呢？」他接着又問。

「一元兩元隨買主的便。」

「那麼儘一元錢做好了。」

他們走進食堂，坐下來了。一個堂官走來嘩刷刷撒下一把筷子。

「客人要菜麼？」他避開笑臉，尖聲的一直嚷着：「溜腰花 溜肝尖，滑豚，臊丁！……！」

「我們沒有發國難財！」

太太賭着氣切斷他。而話一衝出，她的一肚皮氣也就立刻消了，原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，從來又少有一般女性所會隨常表現的小氣。所以不但忘記了她的不快，接着她還興沖沖的跑去監視那掌鍋的廚師一面同他談天，而且很迅速的，那廚子便也沒精打彩的了。

等到從從容容的吃完，街上已經很少人了，只有烟鬼和無家可歸的野狗還在寂靜中活動。大門照例是一早就關閉了的，他們大聲的叫喊，但却意外的沒人答應，於是央告，接着便忍不住胡亂責罵；但進去的希望是更少了。他們互相膩着苦笑起來，好像一下子失掉了把柄一樣。

然而，對於那些心地健康的人，是沒有甚麼叫做狼狽的，他們無聊似的

沉默了一會，幹事太太忽然被一段回憶所打動了。

『他媽的！我們不曉得到公園裏去玩呀！』

『老實話呀，這麼好的月亮！』

丈夫愉快的附和着，但他又嘆息道：

『唉，不行，已經關了城了！』

而接着，他忽然被一種冒險的念頭所慫恿，立刻車轉身去，希望把大門拾開。但他白費了一陣氣力，於是，他們便決心在大門外想辦法了。

恰好門邊有兩個大石橙子，於是就選擇了一隻又光又亮的作爲他們的臨時的舖位。而且，這個別緻的設計不但沒有破壞他們的興緻，反而增強了牠，彷彿那些常吃油腥的闊人意外的撞見了一餐精潔的素飯一樣。他們是以快快活活打發這夜晚了。他們偎倚着，互相傾吐着他們的熱情，以及對於未知世界的種種夢幻。



從他們對面看去，可以望見一株老白菓樹立在一家牆垣里面，俯瞰着牆外的街道。在如水的月光下，連那不潔的街面看來也可愛了。一隻黑狗在靜靜的舐着石凳下的飯鉢，但却始終未被覺察出來。城外彷彿有巫師在打「保符」，「嗚咽的海螺聲傳過來了。

然而，還在那些對於生之享樂充滿信心的人，又有甚麼大關係呢？……

## 巡官

馮二老師早就從城裏回來了，這故事發生在他回家後的第三個月上。

他是帶了巡官的委狀回轉鎮上來的。根據專家研究，設置鄉村警察原極必要，不然我們就無從完成地方自治，也不會變成一個近代國家，然而，二老師却爲這個進步措施打了不少的麻煩。雖然經過老太爺的多方努力，他已經就了職，那些鄉公所的確丁伙夫，也都全換上黑制服，制帽的盤兒也擴大了。

這真所謂塞翁失馬，安知非福。二老師的進城，原是爲避禍的，那時候正爲壯丁問題逼得他走頭無路，出錢不行，找人頂替不行，於是他就只好逃到丈人家裏去了。他正碰上巡官訓練開始招班，那岳父在城里又頗有手面，

因而他替他抓住了這個機會。起初，大家還擔心鎮上會另外派人來的，可是沒有。所以一月以後，他就順順暢暢的畢了業，而且帶了巡官的委狀，回轉鎮上來當巡官。

當才回來的時候，他把這件事看得很簡單的，他的委狀一點不假，政府又早有了明令。然而不然！因為鎮上的實力派，以及那個真是實力派的前身的鄉長，不僅對於他的職務毫不發生興趣，同時他還碰到一些認真會叫一個老實人難於忍受的種種嘲弄。這些別緻的歡迎，是那個壯丁隊隊長發動起的，因為二老師將會使他去職不說，從一個曾經作奸犯科的光棍看來，一個警察是值得奚落的，而他的拒絕受訓，也正因為他一向就很鄙視這類一個文明國家必不可少的公僕。

然而，現在二老師總算早已經就了職了。這一半因為實力派究竟不能不多少尊重點體統，一半因為父親大人實在替他出過不少的力。岳父從城里不

斷發動了好些督促的公文，老太爺則十分廣泛的浪費着糖賸，而在這兩者的挾攻之下，所有的障壁都打過了。

他就職已經個多月了。起初他還每天穿了制服，在市面上巡行兩轉，聊盡厥職。然而，三五天後，他就沒勇氣這樣做了，雖然他還儘量容忍了父親的勸告，沒有干涉過那些有礙觀瞻的種種違法舉動，賭攤以及煙館。他有點悶氣，覺得他的處境未免尷尬，而且頗不滿意老頭子的從中掣肘。因為由他看來，別人對於他的行使職權是沒辦法的，而他所碰見的嘲弄，反是來自他的寬大。何況這是新政，當其舉行開班典禮，和散學典禮的時候，縣長還會經給大家壯過胆，說是他很樂意作諸位學員的有力後盾。

因為這點悶氣，在兩父子間，已經爭執過好幾次了。前兩場因為缺點零碎錢用，巡官自作主張，賣了一兩斗玉麥開支，於是雙方口角也就更加厲害起來。幾乎每一提起就要互不相讓的叮幾句嘴。

二老師是住過一兩年中學的，但却永遠剃光頭髮，戴着頂尖頂金絨瓜皮。

『你不要再說了好麼？』這天早晨，他又對父親的囉嗦耐不住了，於是掀掀帽子，他就開始向他反攻，『我已經說過幾百遍了！只等領到米貼，我就分文不少的如數還你！』

『米貼！還我！哼，哼，可惜你娃娃還也還不清呢！……』

於是咳嗽一聲，唾出一口濃痰，老頭子就又背誦起兒子回來後的種種開銷來了。

這是一個矮小的老人，他是那樣的瘦，可怕的支氣管炎，已經苦了他許多年了，但却永遠生龍活虎的，就連嘴上的每根鬍子，也都充滿了生氣。他是出名的糧戶，也以慳吝刻薄著稱。穿着和一般士財主相像，單看外表，你就不會相信他每年要向政府完納一兩二兩的條糧。

巡官原極怕他，他的大哥便是他折磨死的；但是現在變了，他切住他道：

『不要說那麼多！你送了些情嘛？請了些客嘛——那是你自己願意啦！』

『嗨，對！我自己願意！……』

啞啞蓋滿鬍子的嘴，老頭子惡毒的笑了，而巡官立刻理解了他的用意。『那麼總是全都爲了我囉！』兒子頂上去說，一時感覺到了一點生不逢辰的酸楚。『這樣也撞不得，那樣也撞不得，全都是爲了我！』他接着憤慨的說，『走去干涉一下住戶的清潔，也叫你少管一些閑事！……』

『你又去干涉啦！難道還要我領路麼？到處都是煙館子賭攤呢！』

『我是要去干涉哩！……那天把我惹毛了，我是要去干涉哩！……』

巡官是一個青水臉人，他的臉色現在更鐵青了，他渾身顫慄的衝氣走了

出去。

不錯，這是衝氣，但也是躲閃。因為若果他不避開，父親的老調門更會叫他氣個夠的。他會說，他的算盤是打錯了，他的職務的好處，乃在於從此免去了壞人的搗蛋，不會再拿出問題來同他們麻煩。而若果他非如一個巡官一樣事事認真不可，他們的境況就會更糟。至於提到種種法令，以及縣長的鼓勵，他又會說那是官腔，不可靠的，而且胡扯些事實來證明一切官腔之不可靠……

這是個美好的春天早晨，空氣清新，就只是有點冷。一出大門，巡官就雙臂一抄，手掌統進窄小的袖管裏去；雖然統進的只有幾根指頭，但這并非由於怕冷，倒是習慣使然。因為自從成人以後，他就發覺了這個姿勢的好處，既然文雅，又可免於失措，便是大熱天也都改不過了。

從來他是很少進茶館的，只於就職以後喝過幾次早茶，可是幾乎每次他

即得準備領受一些流行的趣話，「唉，搓四圈早麻將啦！」或者故作正經的向他進着忠告：「你也管管事啦！上柵子的尿巷子，又給那個歪屁股窩得個些髒！」於是，他就決心不要講交際了，恢復了從來獨來獨往的習慣，寧肯去逛田壩。

巡官的脾味多少有點拘謹。有的說是因爲書沒有讀通，有的又說，是小時被老頭子管束緊了，然而，不管如何，他確乎有點迂！他已經在那些和軟的小徑上徘徊了好久了，但他依舊滿臉晦氣，解不開那些使他那麼煩惱生氣的可惡的結。最後，他就又駝着他的不幸進場去了。

一進柵子，他首先碰見的是那父親，巡官有點驚異，他立刻停止腳。

「啊嚟，你就逛了這一早晨！」老頭子嘮嘮叨叨的說，「已經來找過兩次了！……」

深恐兒子不懂，說着，他又拿拇指同食指攔上人中，沿着嘴唇，分開望



下一拖。

『啥事情呢？』巡官緊接着問，彼此全已忘懷了先前的賭氣。

『來找的人連屁臭都不知道啦！』

父親顯得有點煩亂；巡官納悶着，舉起統着半節手掌的手背擦擦嘴和鼻子。

『總之，凡事見機一點！』老頭子加上說，四面溜了一眼。

巡官於是嘆一口氣，落平依舊互相抄着的手臂，筆直就走掉了。

這兩父子的發愁，不是沒來由的，那個找巡官說話的并非別人，正是這場上的無冕之王彭么鬍子。又是紳糧，又是大爺，神通遠在任何紳糧任何大爺之上。二老師的委狀之能於兌現，最後還是他一句話決定的。不僅如此，他還特別叫鄉長攤派了一筆款項來做制服。因為是老公事，他相信那些壯丁若不換換服裝，這點改革就成了具文了。而且，他還沒有叫二老師操過心，

只是當那些壯丁的草綠制服變成黑色制服以後，他已經暗示過好幾次了，他墊錢墊多了，既然二老師當巡官，他就應該設法補。因為世故不深，巡官第一次還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，經過老太爺一點，他立刻醒悟了。還從父親口裏知道了派款的總數遠在開支之上：可是鬍子的意見既未宣布撤銷，這兩父子，也就只有永遠揣着一團心事過日子了。

然而，這一回他們的不安，却又是多餘的，因為鬍子找他乃是爲了另一件事。那個萬事都向他請示的鄉長，早上得到鄰鎮的電話，說是縣長當天就要到那裏出巡，而兩地相距又只有三十里，他們應該準備一下，免得發生岔子。鄉長知道他的上司的牌味是很辣的，前年上任查場，他就領教過了；然而，正因為縣長僅於上任時來過一次，這洽區又太偏遠，太狹小了，鄉長不能決定種種準備，是否將會成爲毫無意義的騷擾，結果弄得一批光棍說他壞話。於是躊躇了一通，他就跑出去找么鬍子，他的姑丈請示來了。

鬍子畢竟老練，他認為準備是應該的，縱使空忙一場，無非市面上的賭攤休息一天，所有的煙館搬一搬家而已。一經決定，他們就派人去找巡官，因為這項業務的完成，是需得他來打打雜的，而當二老師滿腹猜疑的跑到時候，大家已經等得不耐煩了。

么鬍子是個瘦長的馬臉形的老人，喜歡說半節話，喜歡裝腔作勢。

『你們這些年青人啦……』一見巡官，他就焦眉皺眼，搖拽着聲調說。

『找了你兩次了！』年輕鄉長幫腔的說，補充着那姑丈的未盡之意，而他的話態也和鬍子的一樣蒼老，『怎麼連自己的職務都忘記了啊？縣長今天就要來查場來了……』

『不要說了！』鬍子插斷他說，『你們就去叫大家收檢一下吧——說我說的！……』

於是，那個沒頭沒腦跑來的巡官，就又沒頭沒腦，跟隨鄉長退出去了。

然而，也許是忽然間變聰明了，或者巡官這個職務給了他一種特殊的敏感，開始雖然糊塗，當一退出大廳，走進龍門堂里，就要跨出大門的時候，他却立刻領悟了他所碰見的是一回甚麼事了。

而且爲了某種原故，他更用一種稀有的開暢，向了他的上司作着建議。

『這個是要收拾下才成話呢！』他興奮的說，『最好先打招呼，隨後挨家清查！……』

『唉，擺開來過四圈早癮啦！』巡長的建議，忽然被打斷於一個突起的吆喝。

這吆喝是從斜對門茶舖里一個矮胖子發出來的。這人恰是前任常備了的隊長，曾經久跑四外，當過幾天大兵；後來把武器拐回來了，於是步步升爲隊長，在袍界是二哥。對於巡官的就職，他是反對得最厲害的，而作爲調劑，鬍子特別容許他負責經營那家公共茶館，有權擺設各種賭攤。

他的調笑把巡官打斷了，而他立刻引起了鄉長的注意。

「嗨，你還說過早癮！」那青年人佯笑着說，「你就要先收檢呢！」

「要得嘛，巡官都跟你在一道呢！」隊長油腔滑調的說。

「你不要那麼酸！縣長要來查場來了！」巡官義正辭嚴的說。

「呵！」做出嚇怕的神情，小胖子驚叫着，同時拍拍額頭。

「他說的是實在話呢！」鄉長不滿的說，「你不信嗎，去問我們姑爺吧！……」

若果不是鄉長提出么鬍子來，小胖子也許還會放肆的，因為那個獨裁者一經在話語中露了面，隊長便不再作聲了。而且，當吃過早飯，巡官出來挨家清查的時候，那個平常賭攤最多，題名廣遊居的茶館，却反比任何一家茶館合法，彷彿所有的賭具都已銷毀，所有的賭棍都歸正了。

視察的結果很叫巡官滿意，因為這是他第一次正式行使職權，且又進行

得如此順暢！那唯一使他洩氣的是那父親，因為當他視察轉來的時候，老頭子含愁深深的瞟他一眼，於是就苦笑。

「娃娃呢，合量點啊！」他愁蹙的搖拽着痰音說。

「甚麼合量點哇？縣長今天就要來了！」

「我知道！……我聽到說了，可惜縣長不是搬來這裏住家！」

「呵啲！就不吃這碗飯，也沒有什麼關係啦！……」

巡官正在自我陶醉當中，老頭子潑的冷水，更使他掃興了。

揭下制帽 他想拋丟向食桌上，以便表示他要奮鬥到底的決心，但他看見用過早餐的桌面還沒有抹乾淨，依舊湯湯水水的，他更生氣起來 於是就又重新套在頭上，嘆一口氣，一轉身衝出去了。

這一天他覺得在街上比在家里舒暢得多。雖然穿着制服，肩頭上還跨着值星帶，可是一切的笑落，都似乎絕跡了。便是小胖子隊長，也不再饒舌

了，雖然當他們的眼光偶然相遇的時候，那光棍的眼勢裏不僅含蓄着輕蔑，而且含蓄着大量的憤怒。因為這天正當場期，他的茶館里除開麻將撲克，還該有張紅寶攤子，但是他的所有的好生意，全被那個混蛋給他花了。

在這件事情上他也只得恨他，么鬍子是拜兄，是提拔他的，鄉長雖是傀儡，但他是鬍子的內姪，而且畢竟是個鄉長，他也不能怪他，於是巡官就成了替罪羊了。何況，他確也有着恨他的理由，因為他知道他討厭自己，而且極想在這場上有所作為。加之，他更親眼發現他從鬍子家裏走了出來。

『一定是他去告了我的枕頭狀了！』胖子恨恨的想，又一眼看見了巡官，『雜種！』他憤憤的低語。

也許故意裝作沒有看見聽見，並且沒有猜中這個『雜種』罵的是他；也許看也看見，聽也聽見，而且也猜中了，只是此刻他犯不着和他爭嘴，因此，巡官鄙夷的把臉一車，筆直的就從人叢中插過去了。

巡官的姿式，今天略和已往不同，因為穿了制服，他的手不是統在袖子裏的，到是一直插在褲子的岔包裏面。彷彿只有這樣才能表現出他的盡忠職守一樣。可惜的是，他的臉孔畢竟太青瘦了，眼睛也細，背還微有點駝，因而他的外表給人的印象，始終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地步。好在這些缺點，多少給他的匆忙的行動掩蓋過了，因為剛才進了公所不久，他就又匆匆的從裏面退出來了。

他具奉了鄉長之命，去請示么鬍子的。縣長已經到達了鄰鎮，來不來本場呢，那要吃了午飯才能確定。這是一個重要情報，鬍子府上的廚子，可以不必忙着趕席桌了，儘可細心謹慎的做，因為現在，午宴只好改變成晚宴了。從那里出來後，巡官又帶了回話去見鄉長；他就這樣往返的奔馳着，而末了，鄉長等得不耐煩了，他才被派守住電話室等待最後的消息。

這個職務雖然有點故意作弄一個老實人的嫌疑，可是巡官確也需要點休



息了，上半天他很興奮，便早現在，他也異常清楚的懂得他的責任的重大。但也許正因為太興奮了，又跑路太多，而且甚麼東西都沒有吃；加之又是困人的春天，不久，他就躺在那張只有一些穀草的床上，打盹起來了！……

當他醒來的時候，窗紙已經很昏暗了。他大吃一驚的跳起來，趕快去打電話，他沒有打通。他更大聲召喚他的部屬，想要問明在他睡的時候電話鈴子響過沒有，或者縣長已經到了，但他只看見一些大大小小的塑像。大門口的崗警雖然還在，又是個傻傢伙，愈問愈叫巡官胡塗！

是後，他跑往鄉長家里去了，而他不久便步子放緩下來，遲遲疑疑走近一堆人去。那並非鄉下人，場已經散了；他所看見的盡皆本街市民，被圍在核心的則是么鬍子，鄉長，和那個早上被派到鄰鎮去直接探聽縣長的行動的警了。根據報告，縣長已經動了身了，不是到本鎮來，而是另外一處地方。這點簡單明瞭的消息，警了原已反復的說了好幾次了，然而，么鬍子還似乎

不滿足。

最後，鬍子給那警丁的愚笨弄得來發火了，但他忍耐着，重又追問起來。

「那些那些都不說了！」他蹙着臉說，「縣長總還說過一點什麼話啦！就單說他不來嗎？」

「我沒有見到縣長，」警丁膽怯的回答，用手肘揩了揩額頭上的汗水。「你當然不會見到縣長！」那個素來備受鬍子調教的年輕鄉長，插進來了，「你怎麼會見得到縣長呢！是問你還帶得有話沒有？比如說，縣長傳話下來，說他很忙，不能來了，叫你回來向么老太爺道歉！……」

「哼，哼，哼，」警丁含糊的點着下巴，似乎直覺到了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奔跑後的休息。

「唉！」么鬍子嘆息了，「你就要道謝嗎，你該早打個電話來啦！……」

他沉吟着，舉目四望，焦眉皺眼的，而他一眼捉住了那個正挨近來的巡官。

「嗨！你也終歸鑽出來了！你這半天在攪些什麼哼——啦？」

「我，我，我躺了一會，」巡官吃吃的說，感覺得有點抱愧。

「難怪得啦！」鬍子認真生氣起來，因為他的所有的不快，對於警丁的愚笨，以及席筵費的損失，都適時的併發了。「難怪得縣長打電話來道謝沒人接啦！原來你才在睡覺哩！」他接着說，響着惡毒的嘲笑。「你記得麼，爲了你當這個公事，單就是制服費，我墊了好多哇——哼？」

巡官開口不得。因爲他早就自知理屈，而他現在更加明白了他是失職得多麼嚴重！

「總之，我又打電話去請好了！」他膽怯得說，想起剛才聽到說「縣長不來了」這句話。

「哈哈！你打電話去請！……你漂亮！……你面子大！……」

么鬍子大叫着，一步步參向前去；似乎很可能打巡官兩下；巡官給衆人支使走了。

街上的情形，已經恢復過原狀了。所有茶館裏的賭博已經擺開，原已搬往市外的煙館，也都重把煙燈燃向市內來了。所不同者，前幾場一個鹽販子被劫的新聞，已經沒人說了，滿街都在推測着縣大老爺的行動，爲甚麼早先說來，現在又不來了？么鬍子家裏預備就的上好的酒席，又將怎樣支消？所有賭棍們的抱怨更不必說，他們幾乎戒了一整天賭，這真戒得太冤枉了！

然而認真受了虧損的還是胖子隊長。麻將撲克，雖然還有時間彌補，因爲是散了場，紅寶攤子的頭錢，這一天却再也追不轉了，所以，他比任何人更生氣。而一當發現巡官正從前面走來，瘟頭瘟腦的回轉家裏去的時候，他就立刻惡毒的一笑，跳出茶館，迎着他的仇家走過去了。

他在一家人的照壁邊切住他。於是雙手抄入衣岔，忙着去扯褲子。

「唉，巡官！」他流腔流調的說，「我們就在這裏撒泡尿好吧？」

巡官怔了一下，停住腳了；但他隨即側身一邁，拔步又走。

「唉，唉，通一點商量嗎！」胖子哀求的說，立即兜攔過去。

「你倒滾你媽的蛋呵！……」

巡官十分粗暴的咆哮了，並又推了隊長一掌，於是打開一條出路，筆直衝了過去。而他身後則嘩然爆發出一陣更爲粗鄙的野話，以及茶客們的哄笑。那父親在大門外迎着他；關於落在兒子頭上的種種怨言，他早已分享過了。

現在他就站在大門邊上，用一種憐憫的眼光一直瞭望着他。而當巡官扭歪着臉，衝上階沿來的時候，老頭子更又搖一搖頭，苦笑着嘆息起來。

「教你們的話，你們總是不肯聽啦！」他搖曳着痰音說。

『你少抱怨點哇！』巡官忤逆的切住他，『我明天就出門跑離好了！』

……

巡官當時確乎只有一個遠走高飛的念頭，而且表白得那麼堅決；但到底還是被父親勸阻住了。並又接受了老頭子那個古老的忠告，從此少管閒事，安安分分做個巡官。而一到了舊年年底，他更謹遵嚴命，在么鬍子麾下捐了一根光棍。

自此以後巡官的處境就好多了。

一九四三年，五月。

## 堪察加小景

一陣的細雨，一陣的出山風，再加上昏夜，與同山域地帶秋天例有的寒凍，市面上已經沒一點活氣了。尤其公所一帶地方如此，因為這是一個冷僻的所在，背負着大山，前面又是湍激奔騰的河流，便在平日，只等公所的大門一關，竟也很難再找出一個人影子的。

但在一兩頓飯久以前，在那平時算是操場，趕場日子小販們擺攤設市的壩子上面，却也着實熱鬧過一通。因為一次頗為別緻的示衆，它把全市的男婦老幼，一統召集來了，讓他們各各替自己寂寞寡歡的生活撒上一點香料。若果不是天氣驟變，他們也許還不會走散的，然而，現在這裏確又只賸有一

些簡陋的篾摺棚子，一些趕場天用以煨煮肥腸豬血的行灶，和一兩匹野狗了，此外就是風聲，水聲，以及困人的寒氣。

但認真要找出一個人來，倒也很輕鬆的，這便是那個被人拖來示衆的流氓。花名叫筱桂芬，這天下午才初次到鎮上來，而她立刻碰上了好運氣。但現在苦她的，却已不再是那意外的遭際了。她只想好好的騎一騎，息一息已經酸軟的周身關節。那怕就是泥地上騎一騎也不錯。

她已經直伸站立了好幾個鐘頭了，而且，上半天她還跑了三十里路，沒有吃過一點東西。當她到達鎮上的時候，已經半下午了，她在鎮口河邊上梳洗起來，用了一些廉價的脂粉，一件印花的綢旗袍，和一雙紅地白花的布鞋把自己打扮起來，招搖過市的去找棧房，而她不久就碰見了對頭。

這是她一兩年間稀有的遭際。辱罵不必說了，她還挨了一頓耳光，最後



是被拖去示衆。但若果嘴不硬，她是不會被柞上脚柞的。註不會站在這裏來喝冷風；她會僅如她的同業兩天所遭受的樣，被人驅逐出境完事。

曾經有好幾次，她試想蹲下來，這至少腿子好受一點，暖和一點，但她拿不定重心，又磨得脚脛作痛，她立刻就又站起來了。

現在，她已放棄了這個念頭，但她嚶嚶啜泣起來。

「我犯罪來嗎？」她自言自語的邊哭邊說，「我又沒偷人搶人！……」她哭得更傷心了，而且第一次那麼明顯的感到自己的可憐；爲了一頓飽飯，她得四處奔波，她得逢人要好，甚至於挨打受氣！現在是連犯人都不同了，因爲她就從來沒見過犯人像她這樣。

她繼續哭下去，但她忽然間住嘴了，帶點恐怖掃了一眼四面包圍着她的

（註）脚柞，是一種刑具，兩塊大木料做成的，流行於川西北一帶農村。它的作用在防止罪

犯逃跑。比脚鎖還有效，也更作孽。

黑夜。

「唉，未必就這樣讓我露一夜麼？——喂！……」

她意想不到的大吵大鬧起來，而這個立刻使她有了勇氣。她不再哭泣了，而她的聲音越大，憤怒也更高了，因為她忽然想到，無論如何也不能就這樣過一夜。

在她的嚷鬧當中，公所的大門，呀呀的敞開了。

「火鋸給你插進去了嗎？」接着，她聽見了一句口氣並不粗暴的粗話。

「是給火鋸插進去了哩！」流氓筱桂芬頂着說，忘記了那個罵她的是個所丁，而且，她的目的是在求得解脫：「你又來看」，她接着說：「又冷又餓，腰脾都站酸了！我又沒有偷人搶人，……」

「可惜不是我把你柞起的啦！」所丁叫屈的插嘴說。

「我管那個把我柞起的啦！就是犯人也該有個地方躲風，有幾根草……」

她咽哽起來，頓然沒力氣關下去了。那所丁情不自禁的嘆了口氣。

「就像你把她炸起的樣！」停停，他自語般的說了，有點類乎辯解。

於是，他又嘆了口氣，退進那黑越越的大門。他叫謝老娃，是個心思遲鈍，行動迂緩，矮而結實的漢子，當了幾年所丁，永遠沒有脫去土氣。他慢慢轉過身來，打算撞大門；但他剛才伸出手臂，就又慢慢縮轉去了。

他聽見班長陳耀東的吆喝，於是嘆一口氣，停下來等候他。

「厭煩死了！」他生氣的咕嚕着，「真像夜貓子變的！……」

班長是三十挨邊的青年人，長條子，生滿一手的好疔瘡，小糧戶的獨子，除了紅寶攤子，以及紙牌，對甚麼都沒有興趣；但又往往十賭九輸。他來服役不到一年，目的在逃避壯丁。因為無聊，他的腦子裏早就盤據着一個邪惡念頭，想揩那流娼的油。這苦惱着他，才從德娃子的燒房裏喝了乾酒轉來。

他狡猾的一笑，和所丁面對面停下來。

「叫你去睡覺哩，……」他拖長了聲音說，隨又害羞的笑了。

「睡覺？沒有那麼好的福氣！……」

「你這個人！」班長緊接着說，「我早就說過替你守啦！……」

所丁謝老娃認真的盤算了一會。

「你不會摸到場合上去熬夜吧？」他懷疑的問。

「場合上去！連喝酒都是賒的，——你來摸吧！」班長辯解着，雙手拍

拍制服口袋。

所丁翻眼望他，又搖搖頭，於是決定偷點懶去睡覺。但他並不立刻動身；他忽然集中注意，側起耳朵傾聽起來；他嘆息了，「彷彿你把她柞起的樣！」他怨訴的在心里說，因為穿過暗夜，他聽見那流娼還在旗台邊嚶嚶啜泣。

他準備向班長談一談她，但他打了一個呵欠，結果這樣說了：

「今晚上只有我們兩個人囉！……」

所丁轉身走進去了，班長在大門邊被留下來。

爲了實現他的企圖，班長是頗費過苦心的，而那全部工作的重心便是支使開他的伙伴。辦事員是照例不在所裏住的，鄉長進城求醫去了，全部房子只有三五個所丁住宿；他們大半都有家有室，要誑走他們是容易的，但在那個無家可歸的老娃身上，他却打了不少麻煩。他曾經兩三次提議代他守班，那老實人不放心，怕他會熬不住牌癮，摸到場合裏去。他已經有點灰心，但他現在輕輕鬆鬆把他打發走了。

可是，他並沒有即刻去旗台邊找那流娼，爲了周全，他做作的半掩了門，緩緩跟了進去。那是間大神殿，正中的東嶽大帝已經搬移開了，中樑上懸着一盞久已失靈的洋燈。下面有張餐桌，幾把凳子。然而，兩廂皂隸之類的神像却還在的，其中一個大家叫做胖爺，腳下燃着一只破碗做成的油燈。神座下的一堆柴火正在熊熊的燃燒。班長在火堆邊坐下來，留心着後殿裏

的動靜。他聽見老娃在打呵欠，又嗒的丟下草鞋，接着是木床嘩嘩響了一陣，便再沒有聲息了。

可是，雖然如此，班長却仍舊沒動身，一種倦怠之情，重又罩住他了。他受了同伴的傳染，竟也呵欠起來，感覺到了困乏。而且，經火一烤，他的疥瘡子更加癢了。而當一個人搔着疥瘡的時候，任何幸福都很難引誘他的，倒是盡情抓它一通快活得多。但他蠢然一笑，又嘆一口氣，終於放下決心，站起來了。他離開火堆，輕輕的敞開門，賊也似的躡進暗夜裏去……

那流氓還在啜泣，已不再幻想誰會拯救她了。因為由於所丁的出現，以及他的提示，她才又記起她今天觸到的是怎樣一種霉頭！那個收拾她的婦人的威風，是她從來沒有見過的；似乎甚麼人都肯聽她的話，而在她的進攻當中，幾乎全街人都是幫手。最怪的是某些人物，就像狗樣，她才一聲吆喝，她就被柞上脚柞了。

在她的熟人當中，曾經有兩三個，也是遭逢過醋婆子的虐待的。她們有的被撕破了僅有的蓋面衣服，有的臉給磁瓦片花傷了，以致好久無法營生。這也許是更壞的事，但她現在却寧願這樣，因為她現在並不覺得一件衣服，一張面孔可惜，只要能夠得到食物，溫暖，和好好的騎一騎，她倒並不怎樣看重它們！

她舉目四望，她所看見的只是黑暗；她又情不自禁的放聲哭了。

「入它媽嘞，老子犯的甚麼罪咩?!」她粗魯的絕叫着，「又沒偷人搶人，……」

她忽然間住了嘴，因為她聽見了急行的腳步聲。那是班長。他轉向她面前停下來，但他發出傻笑，不知怎樣開口的好。這不是他第一次接近女人，他有兒有女，已經結婚好幾年了，但他接近一個被人當做商品的女人，這還是第一次。

而他之傻笑，更因為塞滿他的只有那個原始慾望，而又害怕說失了格。

「甚麼人叫你這兩天跑來呵！」他終於找出話題來了，接着鬆了口氣。

「這個怪得我麼！」她反駁的說，但却慶幸自己有了一个訴苦的對象，

「就說我來錯了，我走好啦！把你像犯人樣，——連犯人都不如！一個躲風的棚子都不給你！……」

咽哽打斷了她，她的眼淚淌得更認真了。

「做一點好事吧！」停停，她又求乞的抽噎着說，「我總會記得的！……」

「你會記得我們？」班長嘲弄的搶着說，「騙晃晃做啥呵……」

他是沒想到他該這樣說的，而一說出口來，他的遲疑害羞全沒有了。反而不知不覺的確定了一種態度，而這種態度是對付一個被看作商品的女人最適宜不過的，於是他就流腔流調，但却自命風流的同她說起來了。

她也立刻反應的採取一個合乎她的行業的態度，因為她已經看出了一線



希望，可能由此得到她所急需的食物，溫暖，和好好的輪一輪。爲要達到這個希望，她甚至連例有的忸怩也忘記了，凡事她都直捷了當的答應了他。而且說得比他還要裸露，正像他所求的不過是一碗便茶那樣。

這樣，班長很快把她從脚柞上取下來了。他領她摸進公所裏去，讓她坐在火堆旁邊，然後準備去後面廚房裏看有賸飯沒有。他就要動身了，却又停了下來，望着那個身材瘦小，縮住一團的娼婦蠢然一笑。

「你不要過橋抽板哇！」他說，但又敗興的嘆了口氣。

「我騙你做甚麼呵！」她困憊的回答，抬起頭來。

她的聲調態度都有點不耐煩，彷彿如果她有自由，此時此刻，便是甚麼老爺大爺走來，他也不張理的，她只想就這樣蹲坐在火堆邊，抱着頭清清靜靜休息一會；但她忽然記起她還需要食物，忽然看出對方的臉色沉下去了。

於是她就強使自己撒嬌的一笑，緊接着說下去：

「我說的實在話哩。順便請你看有熱茶沒有，口渴死了！」

「好嘛。」班長懶懶應聲，沒有回答她的挑逗。

班長走進廚房去了。她感覺得喪氣，因為她那毛茸茸的頭髮。她那被雨水和眼淚沖沒了脂粉，有着尖削的鼻子，和一張微癟的嘴的黃臉，她那卷縮着的單薄的身體，以及她的假笑，她的不大耐煩的聲口，都在在引起他的不滿。他有點失望了。

也許正是爲此，當他轉來，發現出那個所丁的時候，他還能夠沉得住氣，沒有到張惶失措的地步。他的伙伴是搶先一步從臥室裏走出來的，因爲他總擔心着會出岔子，而且，他自己的肚皮悶氣也不讓他安寧，於是他高声叫喊班長，他沒有得到回答。這樣他就趕忙跑出來了。

他們兩個不期然而然的打了個照面，於是所丁大爲放心的說：

「哎呀！我還怕你出去向場合去了呢！……」

「向甚麼場合呵，」班長強笑着嘆息說，「連刮痧的小錢都沒有  
了！……」

「你把她放下來了嗎？」所丁緊接着問，用下巴指了指那流氓。

「是啦！」班長裝出厭煩的神氣說：「她就那麼不息氣的哭啦！……」  
所丁深沉的嘆了口氣。

「一個人是該多行點方便呵！」他搶着說，立刻相信了班長所做的是一件好事體，用不着再分辯；「我早就想這樣做了；我怕沒有這個資格！再說呢，這場上的事，樣樣都認真得麼！呵啾！……」

他非笑的搖搖頭，感慨萬端的在火邊坐下來。

把飯遞給那個已經被吵醒來的娼婦，悶着張臉，班長也在火堆邊坐下了。其初，他頗擔心那個老實人發覺了他的蹊蹺，接着他就因爲他的坦白善良自慚起來，而他現在，却又有點冒火了，生氣他打岔了他的好事！

說得上開暢的只有那個娼婦，食物使得她振奮起來，忘掉了疲倦了。

「哎呀，今晚上幸得遇到你們！」她深自慶幸的說，一面開始掬飯。

「恐怕飯已經冷硬了！」所丁說，打了一個呵欠。

「那你就去幫她燒點開水好啦！」班長脫口而出的說。

他講的是忤氣話，但所丁却發愁道，「就看有沒有引火柴呵！」於是，

跑進廚房裏燒水去了。他帶回來一大瓦鉢開水，三個土碗，博得了這女人更

大的歡喜，便是班長，也都忽然開朗，爲了所丁的譏直而發笑了。

「難怪都講你心好哇！」班長取笑的說：「我今天才親眼見到呢！」

「甚麼叫心好啊！」所丁忸怩的說。

他打了一碗開水遞給班長。接着就又抬起他的柿餅臉來，望着那流娼嘆

氣了。

「幸得臉還沒有抓爛！」他沉吟說，一面摸出一根煙棒。

『我倒要問問你們呵！』所丁觸動了她的心事，於是停住掬飯，那流氓滔滔不絕的說下去了，『那究竟是甚麼人哇？我也跑過一些碼頭，見過一些歪人；女光棍都見過，沒有她這麼樣凶！說我引壞了她的甚麼人麼，我才來頭一次啦！……』

身子朝前一聳，她就惡狠狠的望定所丁；而她的大眼睛濡濕了。

她重又記起了她的恥辱，她所遭受的不平的待遇。那時候她正花枝招展的經過一個黑漆龍門，想到棧房裏去，但她聽到了一陣辱罵；她好奇的止步了。於是轉過身去，極想看個究竟，而她立刻吃驚於一個身材肥壯，上唇生有一顆黑痣的婦人向她急走過來；飛機頭，才熨了不久的，帶着滿手黃貨。還沒辯解一句，她就被打了耳光了，此後便是七嘴八舌的責罵，……

『噢，』她咽哽的接着說：『只有她才是人生父母養的嗎？！』

『這怪你把皇曆翻錯了！』所丁說，從肥鼻孔里噴出一股煙烟，『早半

個月來都沒事的。鄉長不走也行。前天才趕走一批，你就來了，賣灰麵碰見了刮大風！……」

他停頓住，把烟棒在地上一磕，敲出烟鍋巴來；班長忽然縱聲大笑。

「甚麼人叫你們搞爛人家老公的行頭呢？」他說，喜皮笑臉的望定她。

「這只能怪自己呀！」所丁認真的接着說：「又不擇嘴，來一個檢一個！……」

那流氓害臊的臉緋紅了，於是作爲躲閃，她吃起飯來。

這不是沒由來的，因為她懂得那所謂行頭是甚麼東西，所謂不擇嘴的意義安在，忽然不好意思起來。雖然她還不大明白事情的真像，由於荒淫無度，鄉長的性機能敗壞了，於是他的太太硬把她的憤怒轉注在所有的流氓身上……

她掩飾的開始掏飯，但她忽又把飯碗從嘴邊拿開了。

『你們給他搞爛的！』她叫着，一下揚起顴骨突出的瘦臉，『我先前來過啦？他是光臉嗎？是麻子嗎？……』

『他是開玩笑的！』所丁插進來說，因為她的氣惱燦然一笑。

『呵，開玩笑的！』那流氓重複着，『你怕人家不是人麼，甚麼玩笑都開？你自己又來試一試看……』她咽哽起來，語調變得生澀而脫氣了，『不相信你會受得！……想麼人嗎都是人嗎？……那個甘願來吃這碗作孽飯麼！……』

在這中間，班長先是嚇嚇的蠢笑，現在，他就認真的難爲情了。

『哎呀！』一句話就把你得罪了，』他終於說，又害羞的一笑。

『得罪我們算甚麼呵！……生下地來就是賤貨！……』

翹起筷子，她拿手背揩去一大顆流在鼻翼邊的眼淚，於是就沉默了。

她重新吃起來，但才掬了兩口，她就沒心腸再吃了，單祇呷着飯里的開

水。

所丁偷偷望了她一眼，又望望班長，繼續抽起烟來。班長也沒有再張聲，但却努力維持住瘦臉上的笑意；這是解嘲，因為無論如何他總覺得那個娼婦損害了他的尊嚴。而若果沒有他，這個人還會在寒冷裏扯露氣的，得不到食物，得不到溫暖……

班長已然忘掉了她的可憐，但也忘掉了自己的野心，變得來很不滿了。

「呵，我告訴你哇，」他忽然想起的說，「五更鐘響你就要轉去啊！……」他緊盯住她，但是他的恫嚇並未引起任何顯著的反應。他感到挫折了。

「呵，那個時候你不要給我們找麻煩。」停停，他又口不應心的繼續說了下去，「等得要給你炸上啦，又哭哭啼啼的，以為是我們在耍挖苦。鬧出誤會來更不大好！——呵？……」

「你放心好了，」那流氓沮喪的開口了，「我們識好歹的！」



『本來是呀！要不看見你太可憐了，睡在舖蓋窩裏那一點不好呵！……』

『這樣這樣，』所丁忽然圓通的說，『抽兩口你去睡吧！——啣！……』班長儼然的接過所丁謝老娃給他的烟棒，開始抽烟起來。

他原想舒服服抽幾口去睡的，讓那老實人自己站班，並把那五更鑼響時候該做的事攤派給他；然而，由於他的心里忽然變坦白了，再也沒有甚麼慾望，甚麼鬼胎來煩擾他了，加之，他又是慣熬夜的，他的疥瘡又拚命癢起來了，因此，當他抽好了烟，又把烟棒傳給那女人的時候，他倒神清氣爽，不願意睡覺了。

搔着鷄爪一樣的手掌，又睜眼看她，他的神情安閑而且滿足。

『你怕二十歲出脚了吧？』所丁突然的問，當他審視了她一會之後。

「那里呵！」那女的否認，並不好意思的笑了。

於是，等把包在嘴裏的煙烟吐出以後，她才又清楚的告訴他：她今年十八歲。

「哼！……」所丁鼻孔裏叫了一聲，又像懷疑，又像有點驚怪。

「的確的呢！」這流氓認真的辯證了，一面卜卜的擊落烟灰鍋巴，彷彿這個辯證於她十分重大一樣，「你算算吧，辰的，屬龍，今年不是恰恰十八歲麼？我這個人才從來不隱瞞歲數呢？一個人嗎，想麼是多大就多大啦！」

「你做幾年生意了呢？」班長打偏頭望定她，又在自己脈經上塗了點口水。

「明年春天就兩年了！」

她回答得很平淡，但她忽又咽一口氣，將手移開正在掏煙的牛皮荷包。

「老實說吧，那個甘願來做這種事呵！」她幽幽的接着說，口氣很沉

重了，「不怕你笑，我們早也還是吃得起碗飯的囉！自家有好幾畝，又租了它媽好幾十畝，一年要賣一兩槽肥豬，——那個想得到現在會來吃這碗飯呢？……」

攤開兩手，她求助的掃了班長所丁一眼，於是折下身子，不再響了。

「雜種！就是金鋼鑽太把人振慘了！」她欠起身加上說，開始裝煙。

「金鋼鑽是甚麼人哇？」班長好奇的問。

「我們那里的聯保主任。」流氓沉思的說，用篾片點着火。

「他們那里不與叫鄉長麼？」

「他兒子才是鄉長。……」

篾片已經燃了，但她並不立刻抽煙，却又辯解的接下去說：

「想麼他自己也當過鄉長的啦！等到兒子受訓回來，他就替他了。……」

「哎呀，就像我們這裏一樣！」班長恍惚大悟的說，瞄了一眼所丁。

「呵！呵！呵！」所丁終於也想通了，「我懂得了！……」

「你還有父母沒有呢？」班長更加專注的問，停止了抓癢。

「爹前年就死了。……」

「這就叫天下老鴉一般黑！」所丁自言自語的說，沒有注意聽他們的；接着他就起身找柴去了。他那寬闊的黃臉上始終流露出一種又像嘲諷，又像怨憤的神氣；而當他轉來的時候，他又說了，「這就叫天下老鴉一般黑，……」

他坐下去，動手添加木柴；但他聽見那流氓正在講述她的阿哥的遭際。

「怎麼！你們那里不興出錢買麼？」他吃驚的問，忘記了添柴。

「出過兩次錢呵！」那女人沉痛的說，「結果還是抓了！……」

她忍不住抽了個懶腰，又連連呵欠着，但她並未看淡他們的關切。

『你們想吧：』她接着說，幾乎一字一頓，『這一下賸到的全是娃兒：媽動不得……嫂嫂又金枝玉葉樣，吹股風都要生病，那里找人手啦！……呵！先還說自己幾畝田總做得出來吧，結果吃的比高的多……後來媽就把我送到縣陽紗廠裏去了，說是那裏找錢容易！……』

她打盹起來，但立刻就驚醒了；注意到自己身上單薄的衣著。

『纔得來像醃菜了！』她懊喪的說。『提包也不還我！……』

『這個她會還給你的！』所丁說。『快好好睡一覺吧！』

『哎呀！今天幸虧碰到你們……』她呵欠着說。

她試想笑笑來表示她的感激，但還沒有成功，她的腦袋就已落在膝頭上了。

『請你們讓我久睡下吧』她夢囈一般的哀求的說，隨即起了鼾聲。那兩個鄉下人不約而同的相視一笑，接着就又嘆了口氣。

「擔心會着涼呵！」所丁發愁的說。

「這麼大一堆火啦！」班長反應的說，口氣有點厭煩。

這厭煩並非他不滿意於所丁的關切，由那娼婦的談話，他想起自己來了，他也出了好幾次錢，但他現在還被逼來當班長；他的父親也不健康，母親老婆做不了多少事；目前又正在種小春，老頭子真活該受罪了。……

他在心裏向自己說，「怕要請一兩天假才好哩！」接着却向所丁嚷道：

「喂！我們來挖對對福好吧？」

所丁想了一會，又很響的噤了噤嘴唇。

「也要得嘛！」他悶聲悶氣的說，嘆了口氣。

於是，搬來一張獨凳，搬來那胖爺腳下半邊破碗改造的油燈，班長把一付邊沿已被油膩浸透的紙牌，掏出來了。他們挖起對對福來，逐漸把甚麼都忘掉了，黑暗，午夜，與夫那個黑袍紅帽，下垂的下唇上粘滿烟膏的胖

爺……

祇於洗牌的時候，大家總要抽空瞄那流氓一眼，撥撥柴火，於是又繼續打起來。

一九四四·十一月廿四夜

## 春朝

微弱的曙光從小窗口射進來。室內的光影還很模糊，那些一堆堆大小不等的濃黑的影子，只有藉了習慣之力，人才可以確定那是一些破舊的衣箱，立櫃，或者一只收藏梳頭用具的黑漆匣兒。前地方法院推事崔子勳的寡妻，已經一下子醒轉來了。

因為深信一切罪惡往往發生於白晝黑夜互相交替的時候，好久以來，她總是天見亮就醒了。雖然她所得到的消息，迄無一點響動證明其為可靠。而且，她又是見過大市面的，並不比得一個鄉下普通婦人，容易弄來張惶失措，她坐了起來，披好衣服，竭力在和自己的殘餘睡眠鬭爭；一面傾聽着，看看四近有甚麼可疑的聲響沒有。



那個睡在另一張床上的佣人，就像發夢癩樣，也一下坐起來了。她算得推事太太的老家，丈夫出征去了，於是答應了她的伯娘的招呼，搬來幫她做活。她是強壯的，多少帶點戇氣。伸出手臂很響很響的打着呵欠，一方面，她用了渴睡而幸福的聲調喃喃自語。

「哎呀，就咬得人打了一夜的更！」她嘟囔着。

推事太太帶點惱恨，嘆息着笑了。

「一夜就打鼾到天亮，她倒還像不滿意呢！……」

「你不曉得，我就做了一晚上的夢！」

「屁股沒有蓋好！」

「老實的呢！」那個人認真的說：「我夢見「他」回來了！肩頭上掛着兩個金晃晃的排子。一下又不見了，一羣人就那麼胡亂的叫，抬着一乘滑竿，空的，沒有人坐，鋪着朱紅毡子！……」

『總是老大做了官，接你去當太太的嘛！』她的伯娘嘲弄的說。

『不，不，他們是來抓二兄弟的！你披頭散髮的，又在哭，……』

『我倒沒有那麼傷味！』

寡婦生氣的切斷她，一時間大家都沉默了。

『你們這些人呀，真沒見識！』主婦忽然又嘆息了。『老二又沒殺人放

火，一個讀書人，只是給那些黑心肺使了壞啦！過一會就會鬆的。你看上一

回吧，才幾句話，我就把那些人簞起走了。……』

佣人沒有張聲。從那兄弟的舉止看來，她也相信他的清白。

『自然，』主婦忽又嘆息着說：『尿泡打人不痛，騷氣難聞！』

『要是伯伯在都好了呵！』女佣人又是驕傲，又是惋惜的說。

『是他在麼，我們又不會回到這個鬼地方來了！』主婦緊接着說，十分

敗興的嘆了口氣。『我們自己倒還要發簽票拿人哩！人死了一個錢不留，還

要處處受氣。早知道這樣麼，我就叫他在外面去混好啦！……」

這所謂他，是指的他的兒子；雖然他的回來乃是爲了養病。

「老實講，他又不是漢奸，」她憤憤的接着說，「他還替國家在做事呢！……」

遠遠有狗嗥叫起來，屋子裏的東西已經看得很明白了。

兩個已經醒來的人，互相凝神的面對面望了一眼，於是那佣人趕緊弄好鞋腳，打開門出去了。這是推事太太教過她好多次的，每逢一朝一夜，有狗嗥叫起來的時候，大家便得特別留神，以防意外。

「我出來你才開大門哇！」寡婦嚴重的叮嚀。

那佣人出去不久，她也穿著好起床了。

寡婦已到中年，瘦長，憔悴，眼瞠以及鼻梁周圍，點綴着密密麻麻的雀斑。她扣好灰布袍的鈕扣，一面撫着小腳，往堂屋裏走；不住打着睡眠不足

的呵欠。當到了堂屋的時候，她在對面房門邊停下去了。

『不要睡得太大了呵！』她喃喃着，審視着那倒鎖着的房門。

她的口氣有點近於自白，只在於道出自己的想念似的。最後，她就跨出堂屋去了。這是一所已經朽敗的四合院房子，正屋只騰有一些枯體似的樑柱，沒有屋椽以及蓋瓦；四面撐着幾根未嘗去皮的杉木，以防傾倒。只有孀婦住的橫屋還好，雖然同樣在傾頹了。

每一環顧這個荒廢的老屋，推事太太總是感慨萬端

『弄成這個樣子了，』她自語着，沉重的嘆一口氣。

她是三年前才從成都搬回老家來的。那時候都市裏的生活驟然高漲，還得隨時擔心警報，兒子又早到前綫去了，女兒也出了嫁，於是她就藉着疏散的機會回轉到相別二十年的故鄉，守着一點小小祖業過活。

那個人從那破門堂屋裏鑽出來了。

『是給蕭二大爺砍樹子的，』她報告說。

『那你把門打開來啦！……』

她們一同走出大門去了。

門外是一片廢地，現在是菜園子，種着窩筍，波菜，以及葱子。幾株留下來做種的白菜長得又高又大，正如童話裏的芭蕉一樣。當路的一面有着一列柏樹，在那些未經砍伐的枝柯的映照之下，那門道看來更黯淡了。門防上懸着一塊金漆已經剝落的污黑橫匾。

寡婦在門道邊停下來，一面指點着她的侄媳採拈蔬菜。

『我們將來，真要找條狗來喂才方便呢，』她嘆息着。

『伯娘！』那佣人忽然伸直腰站起來了。

她急想說甚麼話，但她忸怩着；隨又一下慙氣的笑了。

『伯娘！他們說沒有拜過堂就生娃娃，不吉利呢！……』

「說你傻你倒還要強呢！——真是腦筋簡單！……」

「你用手來摸一摸墮？」

「真的是在動呢！……」

停停，那女的忽又發出一種似哭非哭，似笑非笑的哼哼聲。

「我有點害怕呢，」她胆怯的說。

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每個人都要經驗過一次的！……」

那男的依舊帶着一點渴睡的，和滿不在乎的樂觀腔調。而且，已經抽回了手，已經轉過身去，沉浸在那種青年人所特有的，春朝的濃睡裏面去了。

雖然這種酣睡又若有若無，可有可無。

然而，那女的，却是愈來愈清醒了。她是因為胎兒的悸動醒轉來的。起初，她感到一種母性的喜悅，以及那麼一點害羞。她曾經在戰爭的烽火裏馳

騎過來；當其設想到家庭之樂的時候，她總認爲這是不可能，不應該的，而一轉眼，她又不能不跨上那爲一般婦女所走的道路了。

即在，她更面對着那個遲早即將來臨的分娩的痛苦。這種危險的預感，已經苦惱過她若干次了。這不是沒根據的，這是荒僻的鄉間，找不出一個具有近代智識的產婆、或者醫生，一切只能聽其自然！……

一發覺她的愛人，也是她的伙伴，又已睡去；她幾乎是生氣了。

「在你看來自然是不緊，」她嘮叨着，「吃苦的不是你啦！……」

他沒有回答，平靜的睡臉上掠過一絲幸福的笑影。

「還有三個月了，」她更加大聲的說，「一沒醫院，二沒醫生，連看護都找不出來一個！……」

「哎呀，到時候媽會給你想法子的！」男的略略感到厭煩的說。

他並未張開眼睛，他的聲音像在說着夢話。

「呵呵，真是奇怪！……」

一會，他呵欠着，浮上微笑，把眼睛睜開來了。

「呵呵，一個連火綫都敢上的人怕生孩子！……」

「那樣會說，你又來試試嘛！……」

她生氣的說，隨又噗嗤一聲笑了出來。

「你就專會說風涼話的！」她又十分嚴肅的加上一句。

「不是風涼話，如果是辦得到，我真想替你生呢！」

他也忍俊不禁的笑了，乘着興頭一下坐了起來。

他只穿着一件袖口的鬆緊已經失效，袖拐上有着兩個破洞的統絨汗衫，

很瘦很黃，鼻子高高的，剪的很短的頭髮披拂着高朗的前額。他微笑着，

着她的肩頭，強要使她望他轉過臉來。

「你聽！」他逼視着她，舉起一根指頭來集中她的注意。



「我才懶得聽你的呢！」他一鬆手，她又重新地把臉轉過去了。

然而，這却並未叫他掃興，他遷就的翻身過去，重又正對着她。

「你聽我說，我想出主意來了！」他愉快的說，用了兩手捧着她的下

巴。「等兩個月我們到成都去！你生了！又轉來，或者索性不轉來了！……」

「小孩子呢？」她懷疑的，做氣的問。

「你好老實！請姊姊找人送回來就是了啦！……」

他微笑着：貪婪的盯着她的面孔，露在被外的隆起的胸部；但是她嘆息

了。

「這自然是好，」她敗興的說，「不過，要是發生點岔子呢？不行！不

行！……」

「你真想得周到！……」

收回那捧着她的面孔的雙手，他也感覺得掃興了。

『凡事都像你這樣想得周到，我們也不必再到前綫去了！』他又說，已經不再凝視着她。『那裏每天都有傷害，都有死亡，可是我們依舊去過一次，又回來了。而且依舊是個整人，並不缺少一樣。而且……』

他原想加上句笑話來轉換空氣；而且多出一個小人來了。

但她沒有讓他再說，她切斷他道：

『前綫是前綫！就在那裏把命丟了也報得出賬！……』

『但是，我們是有特別感情的呢！……』

他嬉笑的說，但却忽然顯得愁眉不展了。

他想起了回來以後他所繼續不斷招來的麻煩，以及目前這個尷尬可笑的生活：好久以來，他們就這樣倒鎖着門睡覺了。他們戲稱這個叫做自我監禁。常常一次碰見不快的時候，他原想就走掉的，因為妻子的分娩，自己的健康也尙待恢復，這個想法結果只好撤消。……

『早知道這樣，真是不該回來！』那女的忽然喃喃的說。

他愕然一笑，決然把自己的陰暗念頭拋擲開了。

『少婆婆媽媽點吧！』他解嘲的說。

『可惜這是一點也不含糊的事實！』

『我倒也並不以為這是幻想呢。可是，另外一個事實，你忘掉了！還記得小鄔嗎？這傢伙在陳莊好狼狽啦！剛才發作，敵人就趕到了，要不是老百姓掩護，真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！』

『單憑這點，她也比我們處境好些，至少有人同情！』

男的掀開嘴大笑了，他勾下身子，含笑的望定她的眼睛。

『難道我們周圍盡是敵人嗎？』他問，『老太婆總不錯吧？』

於是，她也縱聲大笑起來，因為由於這提示，她忽然想起那個急想有個孫兒抱抱的母親所做的一些趣事來了。老太婆早已在忙着準備尿布，圍裙，

昨天忽又異想天開，把兒子小時候的舊貨全部翻騰出來……

但她忽然停止住笑，顯得突異的坐起來了。

『給你說過了不在家啦！』推事太太第三遍大聲說。

這句話是她同兒子媳婦早就約好了的，這暗示屋子裏已經闖入了甚麼不可靠的傢伙，他們應該特別當心。她大叫着，又恨恨的瞟了一眼那個在廚房門口驚惶失措的侄兒媳婦，擔心她露出破綻。

然而，這正如警報之於敵機一樣，那闖入者可並不因此止步。

『我知道！我知道！』那人含糊的說，一逕走向廚房邊去。

『嚇！難道我還會騙你麼？……』

『不要緊的！老太婆呢，你去叫他出來！……』

就這各說各的，兩個人已經面對面站住了。

這是一個身材很矮的胖子，黑色呢帽，嗶嘰圓口便鞋，薄棉襪上罩着件灰色陰丹的單衣。他是那樣的肥，全體看來正像一個肉蛋。他是區署的指導員，幾個月前，他就曾經跑來造訪過一次。

他微笑着，顯出一付精練圓滑的神氣，竭力想使他的對方入彀。

「確實沒有關係！」抬抬車胎一般的下巴，他又誠懇的說，「只問他幾句話！」

「可是，他早就給你們趕起走了啦！」推事太太憤怒的回答。

指導員沒再張聲；鬆一口氣，於是他含有深意的笑望着老太婆，像已看透了對方的詭計，或者正在看透對方的詭計，而由於這個充滿了詭詐，自信，猜疑和邪惡的快意的凝視，推事太太忽然感覺得很不自在，很不好受，合了。

爲要使得自己鎮靜，她把視線避開，大着胆冒險說：

「總之呵！要是不信，你自己去搵好了！」

「難怪！」胖子猝然大澈大悟的說，而且十分愉快的笑了，「你以為我是來抓人的呢！這就未免誤會得太凶了！……簡直誤會得厲害！……哈哈！

幸得我連人都沒帶！……」

推事太太信半疑的看定他，但她隨即含笑的嘆了一口氣。

「管你是拿人也好，不拿也好，總之是不在家！」她沉吟的說。

「可是，前幾天還有人看見他呢。」胖子說，大有講究的點着下巴。

「恐怕是把鬼看見了囉！」

「鬼倒不是，是你們大少爺！」胖子同樣用調笑的聲口說。「穿的海蒼藍衫子，車胎底子的皮鞋，跟着你們少奶奶一道在逛田壩，少奶奶快要生了，——對吧？……」

「叫他們沒露面不肯聽啦！」推事太太愁蹙的想。

「東嶽廟唱戲，他們也去過的，」胖子繼續說，口氣更得意了。『並且，……』

「你真說得個像哩！……」

因為發覺來客的敘述有了破綻，推事太太忽然顯得很開朗了。

「給你說吧！」她愉快而又嚴肅的說，「你就再詐，也許不出個所以然來的！」

「爲甚麼要詐？用不上啦！……」

胖子掩飾的說，停停，於是變了腔調，有類央求的繼續下去：

「這樣好吧？要是你不放心，讓你們仔細商量一下，我又再來要回話好了！願意見面，就見面；若果是不願意，我車身就走！我怕我非見他不可麼？我沒有那麼臉長！」

他徵詢的望定她，等待着回答；推事太太非難的笑了。

『你說了一長串，』她笑着說，『真像我把人藏起在呢！』

『不是藏起，我知道他的脾氣，不願意會生客的。』

『嚇！這才怪呢！』老太婆生氣了，『你還要我畫個滾身圖麼？！』

『好吧！你既然這樣不相信我，我走了好了！』

做出一付灰心喪氣的模樣，胖子似乎決定了不要再打麻煩；但他僅僅轉了個身，隨又停歇下來，一面自怨自艾的說：

『一個人不相信人，就沒法了……』

他嘆了口氣，接着轉過身來，翻眼望着對方一笑。

『不過說句老實話呵，』他幾乎一字一板，帶點警告的開口了，『你們這樣下去，會把事情弄得更糟的呢！今天躲起，明天躲起，給你說吧，就是一個正人，也說邪了！……』

他頓住，於是詭詐的一笑，很像討好一樣接近老太婆去。



「嚇！這樣好吧！」他矜持的低聲說：「他不見面也不要緊，你叫他把前回我請他寫的那個東西寄來，這該算輕鬆了？知道麼，這樣一來，上面也就不再追了，我也少跑些冤枉路！……」

推事太太懷疑的向他審視；胖子裝模作樣的搖頭嘆起氣來。

「這碗飯真夠吃！」他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又吃力，又不討好！……」他又裝模作樣的嘆了口氣，於是親切愉快的望定了老太婆。

「怎麼樣，我就這樣吧！」他津津有味地說，「你給他說，……」

「可是他早就走啦！難道還要我說一千遍麼？」

指導員的臉色變了，罩上一層惡毒的冷峻，他切然的說：

「你不要太不通商量了哇！我給你說，一個人要識好歹！」

「可是認真是走了啦！……」

那兩個青年人，早已清醒白醒的坐起來了。並且領悟出外面發生了甚麼事。這不僅因為他們已經聽見了老太婆約好了的暗號，那個闖入者的口音，他們也早已認辨出來。因為在他們極其有限的熟人當中，就沒有人具有這種狡詐多變的腔調，而在幾月前，他們又早已領教過了。

然而，雖是如此，他們却也並未感覺到怎樣的慌張。首先，這樣的險境，既然已經經歷過一次，於是存了點僥倖心，以爲一樣不會被猜透他們是住這一間倒鎖着的房間裏的；其次，當在游擊區域的時候，比較這個更爲嚴重的局面，他們都曾經遭遇過，因而目前的情形也就更加的不在話下，最後，和上一回比起來，這一次是頗有準備的，並非忙匆匆的發覺了意外，而且懷着聽天由命的心情，讓母親忙匆匆倒鎖了門。

起初，他們屏神靜氣，彷彿呼吸重點都會走露消息。雖也間或交談句把句話，但那是耳語，幾乎和不說話沒有分別。而大半是意思的交換，則是依

仗手勢，表情和眼色的。但當老太婆繼續發出莊嚴堅決的言辭以後，他們也就變得來更放心，更胆大了。

他們不斷的給外面的爭辯加着批語，雖然聲音一直放得很低。

「混蛋！」那女的忽然從窗縫里叫出來。

這時候，那個闖入者正又再接再厲的開始玩弄着狡滑，而在幾分點前，因為老太婆的回答的乾脆，胖子的啞口無言，她却以為他會就此灰了心的，因此，她生氣起來，而且感覺到一種生理上的嫌惡之情。

那男的深知她是一個火炮性質的人，他故為幽默的笑了。

「你現在才知道麼？」他玩笑的說，「不混蛋，他又不來吃這碗飯了！……」

他的打趣照例的生了效，但她僅僅強笑一聲，隨又蹙蹙了臉。

「早知道這樣麼！」她嘆息着，充滿煩憂的低垂了頭，但她忽又揚起臉

來，如怨如訴的說了下去，『我不知道別的國家怎樣，但我相信，我們的困難恐怕要算全世界第一了！糟糕第一！復雜第一！……』

她頓住，於是搖一搖頭，隨即把臉衝向他去。

『你說，這樣下去怎麼了呢？』她呼籲的說。

『你放心！早已經注定了！』他的聲調依舊輕鬆而又愉快。

『注定了同歸於盡！』她嫌惡的說，毫不自覺的稍稍放開了嗓子。

那男的噓了一聲，同時，帶點恫嚇的望定她。

『噓！這不是開討論會呵！』他拖長着聲音說。

於是，女的感覺失態似的笑了；但她隨又響蹙着臉，環顧着，顯然還未有效的捺下她的憤怒，而由於甚麼甚至連發洩一下都不可能，她就更加感覺得處境的尷尬，而且更加不快意了，以致於向他遷怒起來。

『頂凶，抓去槍斃好啦！』停停，她憤然作色的說。

『不會！不會！白吃兩年，白住兩年也就夠了！』

『這樣倒爽快得多！』

『但這犯得上麼？』他反問。

『想起來真氣人呵！』她沒有回答，但却躲閃似的，又笑又氣的說了；顯然已經反省到了自己的徒鬧意氣，『我倒覺得某些人情有可原得多，至少把本相露出來了，同敵人合作，就同敵人合作，並不掛羊頭，賣狗肉！』

『照你這樣說來，賣臭豆腐的就更值得尊敬了！因為，：』

他的打趣這一次觸惱了她，她切住他說：

『我不要聽你這些噱頭！』

她嫌棄的把身子一扭，迴避開他；而他立刻爲憂鬱所籠罩了。他原也具有同樣的不平，感憤，但他比她老練，而且明明白白感覺到一種可能的意外：若果他不盡力約制自己，以她的氣性，這就無異於火上澆油，她會做出

毛燥的舉動來的。然而現在，他却已沒辦法再裝假了！……

他們沉默着，沒有誰張聲，也未怎樣留心室外的爭辯。

『是的，噫頭！』終於，苦笑一聲，他自言自語的說了，『若果大家活得出來，等得到勝利，十年二十年後，小孩子也長大了，我們有一天向他說，抗戰當中，我們曾經在前線如何抵抗敵人的掃蕩，回到家裏養他的時候，又如何大吃其苦；我想，他一定不肯相信，以為這是個噫頭呢！』

『這才叫夾攻中的奮鬥！……』

那女的搖搖頭嘆息說。隨又笑了，彷彿說了一句趣話。

『你這樣想就對了！』那男的接着說，『這樣想，你就不會再抱怨了！』

『爲甚麼呢？』她生氣的問，同時扭轉臉來。

『爲甚麼？』他重複說，『因爲這樣一想，你會只覺得我們比任何民族

還要英雄！……」

「又是噱頭！」她說，重又把臉車開。

「不！我說得很嚴肅哩！」他愁蹙的說。

略一回顧，她好奇的望定他：發響蹙着，微駝着背，雙手抱住膝頭，他的神色確乎莊重，一點不像是開玩笑；但在一剎那間，忽又變了，他頓然伸直了腰，而且立刻換上一付專注而又緊張的神色。

他聽見了奔跑聲和老太婆的噱叫。

「我問你啲，我屋里是賊窩子嗎？……」

推事太太重複着大叫，但胖子却已不再回嘴，跑出去了。

區員是跑出去叫他那兩個埋伏在外面的所丁的，因為看出他的花言巧語一無效驗，他發火了，決定了來番搜查。即或抓不住人，這至少容易回去交

票。此外；他更該讓那個頑固的老婦人受點騷擾。

其初，推事太太還以為這是一個新的恫嚇，她同他大嚷大鬧起來，現在，她却已感覺到畏怯了。因此，當那肥胖的身影剛一消失的時候，她就哆哆嗦嗦的急奔向兒子的臥室邊去；但她在中途停下來，胆怯的環顧，又怕露出破綻，又怕失去時機，而她終於戰勝了她的動搖狐疑，一直到了那個有着  
一小堵牛肋巴窗子的泥壁下面。窗子很高，罩着一覆藍布。

她盡力的顫起腳，於是用了壓抑而又有點嘶啞的嗓子喊了：

『去叫人來搜來了！……』

她又趕快望回頭跑，一面顫三倒四的發着碎語，意在掩護一下她的行徑。因為無論如何，他總覺得那個區員正在跨進大門，而她的詭秘立刻就會敗露。但當轉回原地的時候，那肥人確乎是在側門邊出現了。

後面跟着兩個所丁，他在指責着他們，一面盛氣的斜穿過院壩。



『來！來！來！』他叫嚷着，『先從這一間搜起！……』

他伸直奔向推事太太的臥室，兩個所丁不大起勁的尾隨在後。

以娘姨爲首，兩個女眷一齊佔先的奔向堂屋里面去了。那姪媳一直的懼怕着，但她忽然勇敢起來，似乎企圖阻攔住那批無法無天的莽漢。但她實際却只能站在背後着急，而推事太太，則已準備好拚命了。

『我問你喲，我這是賊窩子嗎？』老太婆大叫，阻塞在堂屋門邊。

肥人狡滑的一笑，揭下帽子，意外的停下來了。

『唉！你說人不在啦？』他問，帶着一種使人心悸的自信。

『是不在啦！』推事太太絕叫的說，失悔着自己的慌張。

『既沒有在，你們怎麼又怕搜呢？』

『情理上說不過去！——我這裏是賊窩子麼？……』

『我給你講！』肥人意外的蠻橫的叫了，他切住她，用呢帽指着她斬釘

切鐵的說，「你好好交出人來，這就算了，我決不會對他做挖苦事情，要是讓我搜出來麼，那就給你道喜！」他又決然的一下罩上了他的呢帽。

老太太遲疑着，多少有點動搖；那個站在身旁的姪媳忽然開口了。

「真說得容易！」她胆戰心驚的喃喃的說，「你怕是頂針麼，——  
啫，……」

她用手向懷里一掏，又取出來，就像遞東西給人樣。推事太太佯笑着附和道：

「對囉！你怕是頂針麼，啫，拏去。那是人啦！」

肥人又像氣惱，又像灰心的嘆了口氣，接着毅然決然的掉轉過臉，用了含怒的，壓抑的聲音，向了所丁們連連的嚷道：「動手！動手！」於是不再張理任何的抗議，以及阻攔，揮使着他的部下，開始搜查起來。

因爲在推事太太房裏一無所得，接着就又一擁而出。

「再看這一間吧！」胖子大叫着，指着那間倒鎖着的房門。

「那是間空屋子！」跟在後面的女眷一齊叫了出來。

「打開！」肥人毫無通融的大叫。

「我這裡是賊窩嘛！……」

就像搶險似的，繞過前面的人，推事太太跑到那鎖着的門邊去了。於是

回轉身來，衝着區員大叫：

「難道你們還沒有騷擾夠嗎？……給你說是間空屋子！……」

「管你空屋子不空屋子！——給我站開！……」

「你看鎖住在啦！難道這還騙得了人麼？……」

胖子留心一看，門確乎鎖住的，不大像有人住；他有點沮喪了。

「是吧！」推事太太得救的接着說，「鑰匙也不見了，不然的話，……」

她說，企圖叫他完全相信，但她反而引起強烈的疑猜。

「鑰匙也不見了！」區員邪惡的笑了，他切住她，調笑的搶着說，「這才叫遇緣呢！」於是他的笑意全失，立刻換上付嚴刻猶猛的神氣，「可惜我不是小孩子，鑰匙不見，你以為就沒有辦法了麼？——哼！……」

於是刻毒的一笑，他轉過身去，望着他的部下揮了揮手。

「把門給我抬開！」他大聲的發着命令。

然而，雖是如此，區員却迫不及待的自己衝過去了；老太婆在門邊攔住他，但被一掌撞往堂屋中間，碰在一張方桌的角上；於是併着氣性，胖子一脚踢開那扇薄薄的板門。他第一個跨進房間去了。

他沒有發現人跡，但却發現牆壁給誰打了一個籬筐大小的窟窿。……

## 兩兄弟

桐花已經放白。餘寒早退盡了。蜜蜂嗡嗡着，小麻雀穿過陽光，一時飛向窗口，一時又落向地面，尋覓着吃食。向午的暖氣正在上升，催人走入一種渴望睡眠的境界，而中學生願有才，現在就正分享着這種甜蜜的春困。

身穿窄小褪色的童軍制服，上罩黑色西安毛綫背心，他坐在階沿邊一段枋料上面。背靠着牆，腳邊蹲着一支烟霧裊裊的薰籠，以作驅散麥蚊之用；右手握着一本復活，平攤在膝頭上，但他眼睛半閉，早已停止了閱讀了。只有那個躺在搖籃里面，尚未周歲的孩子響動，偶爾會使他恢復過意識，於是粲然一笑，轉側過臉，看他那個慎重的把食指送進嘴去……

但他隨即擺正毛髮短而蓬鬆的頭，又輕輕嘆口氣。他本該去年上季在高

中卒業的，但在前年冬天，忽然間不見了，而在白吃白喝了幾月之後，才得回轉到故鄉來。按照規定，他得每月去封專信，但才做了兩次，他就不耐煩再做了。他不願說謊，而且，覺得是在受辱。然而，正爲這個，城里一位要人，已經再再約過他面談了。但他置之不理，並隱瞞着家里人。因此，等到哥哥寄回口信，給母親知道了，他就立刻受到了抱怨。

這是前一禮拜的事情，而且，那個心慈面軟的小老太婆，照例沒主見的，而她的抱怨多半來自兒子的躁妄。他自己更已放下決心，若果逼得太緊，他就躍之大吉！他自信頗有把握，因爲個多月前，他忽然同兩位在他沒見時僥倖漏網的同學，取得了聯絡了，他們在合夥開文具店；半工半讀，生活得很安靜。然而，這個雖是給他支持，不管眠食，不管讀書，他却再不能照舊了，又容易發脾氣，只要有誰提起他的事情。

但他並不沮喪，如他初初沒見時感到的樣。那時候，因爲那個意外的打

擊，他對未來懷抱着恐怖，可是不久，他就很泰然了。苦是苦？一方面却提高了自信心，深喜自己能同那許多勇毅果敢的人們分享一分民族的命運。而他現在只感覺到一種又深沉，又廣泛的不安，十分焦灼於他的處境之遲遲不能確定。

他嘆息着，重又半閉了大而黑亮的眼睛，但却無法再跨入那種甜蜜朦朧的境界了。搖搖頭，又哼一聲氣，於是他背離開牆，舉起手里的書來。可是還沒看到一頁，他那多骨的大手，就又落向黑瘦赤裸的膝頭，毫不自覺的淪入了冥想。

他正在讀南赫留道夫的西北利亞之行，於是想起了一個他所熟知的難友。

「好！那你不必再希望出去了！」當其種種威脅失敗之後，看管人咆哮了。

「這個不是我的事情！」那個沉著老練的女人，平靜的回答說，而且，嘲弄似的靜靜笑了，「不過，將來拖死了，你們總會把我抬出去吧？未必就理在里面啦！……」

這女人有三十歲，他叫她大姐；現在，他又因為她那堅毅行爲而激動了。

發出衷心而又愈快的笑聲，他站起來，揚起瘦長身子，大大的伸了個懶腰。而這懶腰，却又並非全是困乏做成功的，大半倒是由於精力的驟然旺盛，因為，當他直舒兩臂，引領長嘯的時候，他深切的感覺到一種甜津津的熱流貫澈他的全身，一直到足踵和指尖。

「呵啲，這一嘴鼻涕呵！」他大聲說，當放下手臂，一眼看見那吮吸手指的孩子時候。

雖然無法控制他的愉快，他故意感着臉，走向搖籃邊去，把書夾在腋



下，抱起孩子，開始給他打整。而正當這時，他聽見了開門聲，輕狂的犬吠聲和畜類的奔跑聲。一個微黑帶胖，組眉大眼，三十多歲的青年人從外面走進來，直穿過院壩；而那黃狗一時追趕過他，一時又奔回頭，伏下來，搖頭擺尾的假裝啃他的足，發出喘息般的嗥叫；隨又發狂的跑開了。

這是顧有才的哥哥顧有智，舊制師範卒業，在城里當督學。藍布大褂，充織貢鞋，一頂已經變形的黃呢禮帽映照着紅潤淪汗的臉，他瞟了一眼那個頓顯驚愕的弟弟，於是不再看他，一直跨上階沿，摘下呢帽，扔在一張矮方桌上，然後回轉過身，伴着一張長吁在方桌側面一張發紅透亮的竹製躺椅上息下來。

兩弟兄全都沒有張聲。最後，哥哥淡淡的笑了，又瞟了一眼弟弟，於是忙着解衣領扣。

『我託了八字帶的信呢？』他問，並不看望對方。

『接到了啦！』弟弟回答，覺得他的處境就快要確定了，更加激動起來。

『你打算怎麼樣呢？』臆細眼睛，哥哥又望定他問。

『我就不打算怎麼樣！……』

弟弟回答得很桀傲，而且已經莽撞的攔下他的侄兒，緊繃了臉，坐回原處去了。他頓然十分不滿於他的哥哥，而且，已經準備好反駁他，因為他深信不疑，他是回來勸他去的。他是家長，又是他的保人。但是哥哥並未接着開口，他瞠目着他，盡力的忍耐着；雖然這兩兄弟具有同一性情，口快心直，不通方圓，經過七八年的世途磨煉，這哥哥已經很能夠自制了。

而且，督學是深知弟弟的爲人的，一回，一個並不相知的同事順道被邀來家裏吃飯，在席說了些胡塗話，願有才立刻端起飯碗走了，喃喃道：『硬說得肉麻！』他就有這樣不識時務，加之，自己的心情也不很好，因此哥哥

警惕着，擔心再開口會鬧僵。但他又確乎是回來叫他去的，因為他被催得很緊，他的彌補已無用了，雖然他又覺得這樣做不妥當。

因此，沉默一會，他又開口了，委婉屈折的漫談着世風的巫教，及其不可測度。

『比如你這件事情吧，』他接着說，『本不想叫你去，又怕越扯越糟，……』

『要命好啦！』弟弟切斷他，而且冷冷的笑了。

『我並不是說不去就會要命！』哥哥怪異着，一足踢開那支還在表示歡迎的黃狗。

『那總是會拖累你囉！』弟弟又打斷他，沒有再笑。

『我也並不是怕拖累！』哥哥大叫，忍不住跳起來了。

『我給你說！』弟弟也大叫了，而且跳起來逼視着哥哥，『不管是要命

也好，拖累你也好，去，我不去的，我是犯人嗎？！」他繼續怒不可遏的嚷下去，雖然看見哥哥目瞪口呆的神情，他已經有一點失悔了，但他無法控制自己，「我觸犯了那一條法律？刑事？民事？除奸條例？……」

忽然哥哥充滿苦趣笑了，他同情弟弟的幼稚，而且看見了閃爍的淚光。

「我看你怎樣瞎扯！」他喃喃着，羞於置辯的坐了下來。

「……他！不是警察，二不是差人，他叫我去，我就去嗎？你以為我這麼馴善？……」

弟弟還有許多話要說的，但他一頓，啾啾了幾句甚麼，翻身坐回了原處。

這不是因為偶爾睜見了母親嫂嫂正從外面回來，他對她們更無所顧忌，他忽然失悔於他的態度太魯莽了，傷負了哥哥。這是那一類青年人，雖然言談間很嚴刻，很極端，心地却是極善良的，而由於半年多前的無辜受屈，他

就變得更加易怒，和更易陷於神經質的翻悔，正像一只用力拋擲向硬地上的皮球一樣。

母親嫂嫂是從外面菜園里回來的，她們已經發現了督學的踪跡，心里有點奇怪。

『兩個人又吵嘴來的吧？』穿過院壩，老太婆是問非問的嘆息說。

母親沒有得到回答。

架了腿子，哥哥仰攤在躺椅上，雙手兜住後腦，坐在枋料上的弟弟，頭却是勾下的，擺開兩腿，手肘橫在膝蓋上面；但從緊綳着的赭黑色的下顎，人却不難看出，他正遭逢着極大的不快。搖頭嘆氣，老太婆跨上階去了，於是抱怨起來，怪他一見面就吵嘴……

『那個在吵嘴呵！』哥哥苦滯的說，不耐煩的改變了一下姿勢。

『呵噫！還說沒有吵呢！』母親嘆息說，非笑的搖盪着突出的下巴，『

兩個人就像貼反了的門神一樣，我是瞎子，俗話說，肉爛了在鍋里，有話慢慢的商量好啦！……」

她頓住，嵌在白皙打縐的小臉上的眼睛，帶笑的看看弟弟，隨又移向哥哥。

「你們說，這個事究竟有好凶啦？」她發愁的問，猜到了他們在爲甚麼爭吵。

「你老人家歇歇好麼！」哥哥哀求的說，「麻煩死人……」

因爲那個沉默寡言的媳婦，忙着打了洗臉水來，於是他站起來，進了寢室。

他是去洗臉的，但也是逃避一種可能的爆發。因爲他確乎的感覺煩亂。雖然比較世故，但他也富有正義感，不僅當做手足，看着一個普通青年，他也同情他的弟弟。當從城里回來之前，他還同那個無法無天之徒發生過爭

執，憤激道，「好！我就去叫他來，看你們又怎樣處置他！」這是負氣，因而他更私下決定，若果對方太做得難堪了，他就請個律師控告對方違法。

但在回家的途中，他也頗不滿意弟弟，以爲置身這個世道，他不該太任性，以致招來麻煩。同時他也很不滿意自己，担心因爲他的負氣更會加重弟弟的困難。因此，當其到家的時候，他正感到不快意，而他現在，却單只爲那個青年人的幼稚魯莽而生氣了。

「他像還以爲我是幫兇呢！」他喃喃的說，一下又把剛才絞乾的毛巾擲入洗臉盆里。

他不想再洗臉了，快步的走近床邊，橫攤了下去；但他隨又掙身起來，在房內躑躅着，考慮他該怎樣結束這次事件。父親早去世了，他已隱然是個家長，他不該讓事態自由發展。而且事實上，他也相信弟弟會聽話的。「我一定要他去他也沒法！」他想，但又覺得不很妥當，深恐他去了亂發脾氣。

他早已看出，自從白吃白喝了一場以後，他的性情更躁妄了。『要是我不同那個混蛋鬧翻，也好的多，』他又想，於是就更加動搖了。

去年冬天，當發覺弟弟停止了按月寫信的時候，兩兄弟就會經爭執過一場的。結果是哥哥讓了步，認為他該尊重一個青年人的骨氣。同時他又想起，他之出事，無非言語失檢，原因並不嚴重。但爲周全起見，他却建議，弟弟該到樂至一個他的同學那里去作教師，可是弟弟反對這個，堅持留在家裏自修。

現在既然沒有把握主張他去，哥哥就又立刻想起這件事了，而一到想起它來的時候，那種考慮任何問題必需的平靜，又一下崩潰了；這便是說，他重又對弟弟感到了怒不可遏，覺得他凡事但知任性，一點不爲自己的前途設想，不爲家庭同他設想……

『要是聽勸，那有這回事呢？』他大聲說，『就說走了好啦！……』



他停住足，盛氣的拋出兩臂，而話才一完，他就已經一股風樣出了臥室。母親妻子燒飯去了，弟弟依舊坐在原處，既未看書，也不致有何種打算！但祇蹙着短而濃密的眉毛，堵着張嘴，眼眶也更深了。毫無目的的望入空間，彷彿正在解決甚麼不可捉摸的難題。

『我問你呵！』一看見他，哥哥就責問了，『叫你去樂至你爲甚麼不去？』

他問得很突然，而且異常執拗，弟弟吃了一驚，轉過臉望定他，似乎有所作爲；但他忽又邁開了臉，憤然拾起掉在足邊的一只書簽，迅速的撕裂着，勾下頭不做聲。但這並非出於懼怕，他原本想回嘴的，而他忽然想起哥哥的全部建議，以及它的經過來了。

於是，他就更加對他的莽撞失悔起來，但也更加生氣了。

『你以爲憑感情能解決問題嗎？』他的沉默使哥哥又接着說下去，『要

是聽我的話，現在那裏有這回事？就說走了好啦！哼，哼，」他苦笑了，又嘆了口氣，「刑事！民事！除奸條例！若果講這一套，你不會出事了，我也不會一趟成都，一趟重慶的瞎跑！媽也不會急得半死！……」

「不要扯那麼多！」撤去紙片，弟弟跳起來了，「我跟你進城好啦！」

他叫着，揮動着長手臂，而當他全不必要的順順頭髮，重又坐下的時候，那種自從同哥哥爭吵以後，便梗在胸臆間的煩惱不快，忽然間消失了，反而感到一種無名的爽利，因為他恍惚感覺得，只有如此，這個清寒之家的溫暖融合才能維持，而若果做到了，他的讓步也就有了代價。

但是哥哥並不滿意他的表白，不是因為態度魯莽，而是不滿這個表白本身。

「我並不定要你去！」他頂着說，「我只是說你不該凡事任性！比如說吧，……」

「請你不要說了！」弟弟哀求的喃喃着，「我一定去！」

但是哥哥並不聽他的話，皺皺眉頭，他照舊說下去；只是口氣親切而帶憂鬱。他說到弟弟性格上認識上的種種缺點，指明着這樣下去他會毀滅掉自己。即或不再出事，單是在精神上，他也定將遭到惡果！他沒有提起事情應該怎樣解決，這不是有意規避，由於弟弟的沮喪，他忽然只覺得可憐了。

「你想想吧！」他接着說，「到處都是網羅，陷阱，隨便出口氣都有人暗算你！……」

「生活在這時代，」搖頭嘆息，弟弟自言自語的說。

「有甚麼辦法呢？我們總不能自殺，等時代變好了，又再復活！所以，暫時逆來順受，……」

「對！對！對！」弟弟忽又痛苦的大叫了，「地獄裏我都去！」

「我並不是指這一件事！……」

「我說的實在話呢，」弟弟低聲認錯，受屈的嘆息着。

「我的確不是指的這件事呢！」哥哥重複着，更感到心軟了，拖來一張椅子，在弟弟不遠的地方坐下，於是折下身子，親愛的望定他，「我是學教育的，難道我不知道一切精神上的虐待將會招來甚麼惡果？想想你自己吧！原早雖然暴躁，可不像這樣神經質！……」

弟弟咽了口氣，頭勾得更低了，兩隻手托着額角。

「所以，我只希望你理智點，單是憑感情衝動，就不上當，也不容易活下去呢！……」

「我都不知道我怎麼會這樣！」弟弟自怨自艾，沒有改變姿式。

「總之，我決定不讓你再去了！」哥哥急轉直下的緊接着說，態度堅決的站起來了，我不能再讓你受虐待！你明天到樂至去！我得到工作，自然是好，找不到，就在那裏作客好了，橫豎在家裏也要吃的，我按月匯錢給

你。不過，你再不能出事了！千萬少說些話！」

弟弟不置可否；雖然很希望能這樣，而他的心胸，也豁然開朗了，但他羞於承認。

「你以爲怎樣呢，哼！」看出他的遲疑，哥哥就又說了，「我認爲最妥當！」

「可是，他們又向你耍人呢？」並不作答，弟弟懸心的問。

他抬起頭望定哥哥，浮出忸怩可憐的憫笑；但隨又被痛苦掩蓋了。

「不！不！不！」他緊接着站起來叫嚷，「我跟你一道去！」

哥哥又氣又笑的長長嘆了口氣。

「你是怕連累我麼？」他微笑着問。「這不會的，你放心好了！比如說吧，」看出弟弟並不放心，他又接着說了下去，「進城的時候，我可以這樣說，因爲逼得太緊，老母親又抱怨，你已經偷跑了！我在路上碰見送信的

人，現在正四面八方打聽。稍過幾天，我再去登個報！」

「你還可以假裝同我脫離關係！」弟弟忽然害羞的說了，帶點沾沾自喜的神氣。

「對啦！到了萬不得已，還可以這樣做！」

「唉，」嘆息一聲，弟弟忽然又敗興的說了，「要是再大兩歲！……」

「怎麼樣呢？」皺着眉頭，哥哥突異着他的感情的易變。

「要是再大兩歲，我就算成年人，你也沒干係了！」

弟弟回答得很認真，但却嘆然若喪；哥哥憐惜的笑了。

「不要想得太多了吧！」他點點頭嘆息說，隨又變得堅決起來，「老實講，民國二十三年，田皇帝那樣瘋狂，我都還要活出來呢！你放心好了！吃了午飯就走，到外婆家裏去歇，明下午就到了。我馬上去寫信！……」

哥哥翻身退進堂屋去了，弟弟深沉的咽口氣，又微笑着搖搖頭，於是跟

了進去。

當其找出文具，哥哥坐在方桌面前準備寫信的時候，母親也一拐一拐的進來了；媳婦揹着娃兒，袖頭挽得很高，停留在堂屋門邊。她們正在弄飯，那兩兄弟的叫叱却把她們引了出來，攔置下工作。站在廚房門邊，她們懸心的傾聽着兩個人的叫喊爭論，以及辯訴，一時皺眉，一時搖頭嘆氣，一時又喃喃自語，但都自覺無力提供一個辦法，只能在那籠罩全家的暗雲下發愁着急。而到了現在，她們就趕過來了。

哥哥一手磨墨，一手托了下巴，正在構思。照着鄉下派頭，點燃燈盞，弟弟在一邊抽水煙。對於哥哥這個意外決定，弟弟太興奮了，只是那些記憶猶新的爭吵還不讓他發作。

「兩個人鬧了半天，」母親邊走邊問，「究竟想到好辦法沒有啦？」  
「當亡命客！」停住抽煙，弟弟帶着孩子的驕矜叫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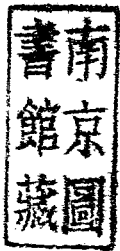
『我不跟你講！』母親見怪着，以爲兒子在開玩笑。

『他說的實在話哩！』哥哥浮上憫笑證實，『吃過飯就要走了。』

『唉！』母親嘆息了，『早說要去做客，布就再貴，也該縫一件衣服啦！』

弟弟正把煙哨湊向燈盞，打算抽煙，但他縱聲大笑，竟連燈火也噴息了。哥哥不以爲然的皺皺眉頭，隨又苦笑着嘆口氣，於是調好了筆，動手寫介紹信。

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





有版權

# 堪察加小景

沙汀作

發行  
吳文林

發行所  
文化生活出版社  
上海路一弄八號  
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

印刷所  
甲生生活印刷所

定價 五角

巴金主編

# 文學叢刊

第九集

共六十冊

山水	株守	堪察加小景	大姊	災魂	伊瓦魯河畔	風雪	夜鶯曲
馮至	吳岩	沙汀	鄭定文	田濤	白明	盧靜	盧靜
散文	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短篇	中篇	中篇
旗	行吟的歌	青春	靜夜的悲劇	曙前	錦帆集外	日邊隨筆	人世百圖
穆旦	方敬	李健吾	巴金	劉北汜	黃裳	李廣田	靳以
詩集	詩集	劇本	散文	散文	散文	散文	散文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

購

62  
391131  
6

3.0000  
券

